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錄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履勒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甯汝欄

御題許嵩建康實錄

六朝三百有餘年建業興哀廿卷傳文物風流信有矣
經綸世教或無焉幸洪武始統歸一逮永樂斯都以遷
我每孝陵親奠醑不禁弔古為淒然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御製詩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四

建康實錄

別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建康實錄二十卷唐許嵩撰嵩自

署曰高陽蓋其郡望其始末則不可考書中

備記六朝事迹起吳大帝迄陳後主凡四百

年而以後梁附之六朝皆都建康故以為名

其積算年數迄唐至德元年丙申而止則肅

宗時人也前有自序謂今質正傳旁採遺文
具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
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各明處所用存古跡
其異事別聞辭不相屬則皆注記以益見知
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云云蓋其義例主
於類叙興廢大端編年紀事而尤加意於古
蹟其間如晉以前諸臣事實皆用實錄之體
附載於薨卒條下而宋以後復沿本史之例

各為立傳為例未免不純又往往一事而重
複抵牾至於名號稱謂略似世說新語隨意
標目漫無一定於史法尤乖然引據廣博多
出正史之外唐以來考六朝遺事者多援以
為徵如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以證曹不興
顧愷之陸探微畫品鄭文寶南唐近事引以
證元武湖劉義仲通鑑問疑載宋書高祖紀
景平二年書日食舛誤劉恕修長編定日食

在是年二月癸巳朔皆取此書為據又陳後
主時覆舟山及蔣山松柏常出木醴俗呼雀
錫之類陳書遺漏不載者王翬甲申禠錄亦
取此書為據謝尚謂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為

勸學死

案勸學荀子第一篇蟹有
六跪二螯即是篇之語

晉書誤作

勤學姚寬西溪叢語亦據此書駁正又裴子
野宋略當時所稱良史沈約自以為不及者
今已不傳資治通鑑載有論贊數條亦多首

尾不具而是書於劉宋一代全據為藍本並
子野論贊之詞尚存什一是亦好古者所宜
叅證矣新唐書志載入雜史類蓋以所載非
一代之事又不立紀傳之名尚為近理郡齋
讀書志載入實錄類已不免循名失實馬端
臨經籍考載入起居注類則乖舛彌甚至鄭
樵藝文略編年一類本按代分編乃以此書
系諸劉宋之下與宋春秋宋紀並列尤為紕

繆今考所載惟吳為僭國然三國志已列正史故隸之於別史類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

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臣

費

總校官

臣

陸

臣

費

臣

墀

臣

墀

建康實錄序

司馬子長善敘事古稱良史然班固嫌其疎畧是非頗
謬於聖人言論數篇以為所蔽嵩述而不作竊思好古
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于陳末
禎明三年而吳黃龍己前雖引漢厯二十餘年其實吳
之首事及晉平吳太康之後三十餘載復涉西晉之年
洎瑯琊東遷太興即位元年始為東晉首年東晉一十
一帝一百二年而禪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禪于齊齊

七帝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陳
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年陳建首號梁之末年
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
共用三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
三十一年通西晉革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總四百年
間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具六朝君
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若土地山川城
池宮苑當時制置或互興毀各明處所用存古跡其有

異事別聞辭不相屬則皆注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
煩約而無失者也

建康實錄序

建康實錄沿革

建康者古之金陵地案周禮牽牛娶女之野尚書禹別

九州曰淮海惟揚州分為越國立為揚州此則揚州之

分域

案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立為揚山又云厥土下濕而多生楊柳以為名其地北

據淮東距海頗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與洛下耳昔周太王長

子太伯與次弟仲雍讓少弟季歷位俱奔江南百姓從

而君之自號勾吳太伯所築勾吳故城在梅里平墟今

常州無錫縣東三十里故吳城是也太伯卒無子百姓

共立仲雍為君仲雍已下至周章四代皆君於吳武王
克紂因而封之故春秋時其地屬吳自周章已後十八
代吳王夫差即位無道立二十三年當春秋魯哀公二
十二年冬十一月為越王勾踐所滅其地乃屬越案周
書元王四年即越王勾踐四年當春秋之末越既滅吳
盡有江南之地越王築城江上距秦淮水一里半廢越城是也案越范蠡所築城東南角近故城望國門橋西北即吳牙門將軍陸機宅改機入晉作懷舊賦曰望東城之紆餘即此城在三井岡東南一里
今无棺寺閣在岡東偏也勾踐後七代一百四十三年越王無疆即

位元年當周顯王三十六年越霸中國與齊楚爭強為
楚威王所滅其地又屬楚乃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也楚
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或云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號
金陵楚威王後一百一十餘年當秦始皇二十四年秦
滅楚兼諸侯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案秦本紀渭南河上
中山潁川三川河東
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陽郡泗水薛郡東郡鄆郡齊
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平
原雲中太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也漢中巴郡蜀郡已上三十六郡也以金陵為鄣郡於故
鄣屬今吳興郡浙江以東為會稽郡楚亡已後十三年

當始皇三十六年始皇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五百
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至

今呼為秦淮

其淮本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

西北流入江寧界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其二源分派屈曲不類人功疑非秦始皇所開古老相傳方山

西濱江上山三十里是秦皇開又鑿石硤山西而疏決北浦後人因名秦淮也

乃改金陵邑為

秣陵縣秦之秣陵縣城即在今縣城東南六十里秣陵
橋東北故城是也秦乃罷周時諸侯置郡縣宰守以秣
陵屬鄣郡漢武帝元封二年廢鄣郡置丹陽郡而秣陵

縣不改始放虞舜置一十二州刺史以領天下諸郡則

虞書所謂咨十有二牧揚州是其一焉自漢初置揚州

治無定所

案輿地志漢揚州初理歷陽後理壽春靈帝末時揚州刺史劉繇為袁術所逼又徙曲阿

也云

晉永嘉中王敦始為建康創立州城今江寧縣城

所置在其西偏其西即吳時治城東則運瀆吳大帝所

開今西州橋水是也

案晉書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道子為揚州刺史治東第時人呼為東

府因號此城為西州政傳云東有西州是也橋通州城東南角因以為名焉

王莽改丹陽為

宣亭郡後漢初還為丹陽郡郡治於苑陵統一十七縣

而揚州因漢不改所統六郡為九十二縣也

宋前漢初置丹陽郡即治

荒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涇縣石城胡熟陵陽蕪湖黟漂陽宣城丹陽歙縣等一十七縣後漢仍之

不改州所領

郡亦依舊焉

建康實錄沿革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一

唐許嵩撰

吳

太祖上

太祖大皇帝姓孫氏諱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其先
出自周武王母弟衛康叔之後武公子惠孫曾耳為衛
上卿因以孫為氏春秋時孫武為吳王闔閭將因家于

吳帝乃孫武之後也祖鍾父堅

案祥瑞志鍾家于富春早失父幼與母居性至

孝遭歲荒儉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曰此山下善可葬當出天子君望山下百步許顧見我等去即可葬處也鍾去三四十步便返顧見三人並成白鵲飛去鍾記之後死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及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閭門以告隣母母曰此夢安知非吉祥也堅

生容貌奇異仕漢為破虜將軍長沙太守靈帝末董卓

作亂堅乃自長沙舉兵討卓破卓軍於陽夏長驅入洛

修祭漢陵廟屯軍城南甄官井上見五色氣使人入井

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

交五龍龍一角缺

案後漢記云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投於井

中其缺者是漢元后為王莽通奪擲璽於地而損之也

後征劉表於荊州為江夏

太守黃祖伏兵殺之於峴山兄子賁扶堅喪還葬曲阿

收其衆歸袁術於淮南

案英雄記與此說不同云堅以漢初平四年正月七日討劉表

為表將呂公引兵緣山向堅堅尋山討公公兵士下石中堅應時死別傳云堅攻荊州刺史劉表使江夏太守黃祖拒於楚鄧間祖使將士伏射殺堅於峴山中二錄差爾堅字文臺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鍾並載經錢塘鮑里過海賊胡玉劫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堅望之而啟父曰彼可取因登岸遂指揮處分似部領狀賊見大驚將有軍衆遂散走堅追斬一級收財物而還

堅生四子策權翊匡

案志林孫堅生

五子榮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策時年十七父亡後往見廣陵人張紘諮世務事言雪先君之恥於黃祖辭切意正涕泣橫流紘心奇之助成其事策因委以母及諸弟徑往壽春見袁術垂涕而言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同盟結好於南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察其深誠術甚異之以其父衆千人配馬表策為新術校尉使破廬江太守陸康時漢獻帝興平元年也明年冬術以策為珍寇將軍初袁術表策舅吳景為丹陽太守及術據壽春而揚州刺史劉繇走渡江遂逐景奔歷陽策因諮術征繇領兵千餘騎數十匹賓客樂從者數百人興平二年十二月發自壽陽比至歷陽衆已五六千集於橫江大破劉繇牛渚營追敗繇于曲阿轉關千里郡縣歸伏遂東破嚴白虎於會稽白虎走義士許昭昭匿之程普請討昭策曰有義于舊君有誠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遂捨昭引軍屠東冶白虎降殺之改置官

史鎮于會稽破太史慈于涇口復住之以舅吳景復領
丹陽太守南討豫章廬陵定之時袁術將偕大號于江
北榮乃使張紘為書絕之自領會稽太守以張昭張紘
等為心腹謀主遂調時節貢賦於漢曹操乃表榮為討
逆將軍封吳侯策雖外見受官內懷三分之計及袁術
敗死其部曲將術家屬歸廬江太守劉勲策既定江東
遂引兵與周瑜西渡襲皖城大破劉勲於廬江取袁術
乘輿百工器物而歸以李術為廬江太守守皖初荊州
刺史劉表使黃祖子射來殺劉勲策轉破射于兩塞之
水而追殺其將劉虎韓晞於沙羨縣還定豫章走華歆
以從兄黃領豫章太守留黃弟輔將兵住南昌策謂黃
曰儻芝自署廬江太守兄今據豫章是扼其咽喉而守
其門戶也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議伐兵而進一舉可
定矣案江表傳後孫黃聞儻芝病即如策計引周瑜上
巴丘外為形勢遂與其

時曹操既扼袁紹而不能禁因

與策為好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復為子章取策從兄貴女為夫人建安五年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陰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於會稽圖取策策密知之討登至丹陽聞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將欲謀渡江迎獻帝初吳郡太守許貢見策英傑乃表策勇蓋天下驍雄似項羽請朝廷徵入不然必為後患策微知使人遮得其表而召貢責之令武士絞殺及北兵屯江上因出獵馬駿去從騎遠為貢客許昭伏刺之傷面時瑯琊

道士于吉有道術往來吳中言事多驗諸將委策拜吉
三分之二策惡之既至丹徒責其水旱事誅吉自後每
獨坐常見吉在左右及許昭所傷治瘡方差策性剛取
鏡照面見所傷瘡乃怒曰大丈夫將建功業而令面如

此遂擲鏡大叫瘡裂而死時年二十六

案搜神記既殺于吉每照鏡見

吉在其中顧而不見如是再三因擲鏡大叫瘡裂須臾而死也

以後事付弟權託長史

張昭張紘輔佐之臨終顧謂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
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

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言終而卒權臨喪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方今天下鼎沸豺狼滿道此寧哭時猶開門揖盜未為

仁也乃改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行軍伍

案江表記堅為下邳丞生權庶

顧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必有大貴隨兄榮征伐每立奇謀策顧權謂眾曰此真諸君將軍也

是時

吳始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等郡深嶮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客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權既統事以周瑜程普呂範等為爪

牙將軍魯肅諸葛瑾步騭陸遜為腹心賓客招延英俊而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使太史慈鎮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為劇縣長

建安六年春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術聞策死遂不從命乃與權書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還權怒自征之梟首屠其城徙其部曲三萬人從東渡江

八年以弟翊代吳景領丹陽太守

九年大會僚屬以事誅沈友友字子正吳人也弱冠好學

博聞明瞻善文詞多有口辯時人以友筆妙舌妙刀妙三
妙過人權至吳徵禮之共論王霸大畧當世之務友性忠
蹇立朝正色為衆所毀權亦以終不為己用故殺之

十年春往椒丘使都尉賀齊討上饒分置建平縣是歲
丹陽都督矯覽郡丞戴員等與邊洪謀殺太守孫翊翊
妻徐密與翊親近孫高傳嬰等謀覽員伏刃殺之盡誅
其黨以覽員首祭翊墓

十一年建昌都尉太史慈卒 慈字子義東萊黃人少好學

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以先聞者善時州章已去
郡守甚恐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選行懷郡章晨夜取道到
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紹而取章因得毀之說吏與俱亡出
城潛還通郡章慈由是知名既而避州隙之遼東北海相孔
融聞名義之饋其家訊老母及黃巾賊圍孔融母急召慈還
令救融慈單行徑至都昌伺隙入見融言老母感遇之意請
以求外援無損府君之兵以却賊因而開城詭習馬射伺賊
之懈便突圍出求救於劉備以解都昌之圍而還啓其母母

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後揚州刺史劉繇渡江慈隨之
曲阿會孫策討繇慈單騎出候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韓當宋
謙黃蓋等一十三騎慈便前獨關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
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來乃解與繇俱奔
豫章道自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立屯府於涇縣尋為
策所破執之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也若卿爾時得我何如
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天下之事當與卿共之拜門下都
督從還吳遷折衝中郎將深委任之每與計議聞劉繇死於

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
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
千人盡在公路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在公路求索
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乃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
不為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偕事諫之不從文
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初交公路及絕之本末
如此今劉公喪亡恨不及其生與論辯之且兒子在豫
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

金史四庫全書
卷一
人昔又從事誠能往視兒子并致孤意於部曲部曲樂
來者便與俱來不樂者且安慰之并觀子魚所牧御方
規視廬江鄱陽之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所將多少自
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
古人報生以死其於盡節沒而後已今此使行不宜多
兵數十人自足往還左右聞策使慈皆密諫慈難測遣
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料詳矣太史子義雖勇
烈非縱橫人也其心有士謨義重然諾一意許知己死

生不相負諸君勿憂之自出餞於閭門把腕別曰何時
當還答曰不過六十日如期歸告於策曰子魚非籌畧
之才但自守而已今廬陵鄱陽皆不受子魚之命海昏
上獠約有六千餘家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爾發
召一民不可得策撫掌大笑遂有并兼之心乃拜慈為
建昌都尉治於海昏焉督諸將以拒劉表從子磐慈身
長七尺七寸美鬚髯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
保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罵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

貫手著琴園外萬人莫不稱善曹操聞其名遺書以篋封之慈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及權統事以慈能制劉磐專委南方之事卒時年四十二

十二年太夫人吳氏薨合葬高陵夫人吳郡錢塘人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求而娉之夫人初孕策夢月入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堅曰日月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後堅薨夫人家于舒撫育孤幼嚴於母訓及策統衆夫人助治

軍國至多補益

紫吳書堅漢初平四年黃興平元年策見袁術計堅亡時策年十六也

策

功曹魏滕有罪將欲殺之時左右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召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之他人明日皆叛汝矣吾不忍見汝禍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釋滕罪夫人智畧事多如此存日甚得衆心臨薨引見張昭張紘等屬以後事秋都陽有山賊彭虎等聚黨數萬使將軍董襲討之襲身長八尺武力絕人聲發若雷賊帥望

旗散走

十三年春征黃祖於江夏屠其城邑生獲祖梟首於軍門虜其男女數萬口而歸分歛置始新新定黎陽休陽以六縣為新都郡秋曹操征劉表於荊州時表已死子琮舉荊州降時劉備自袁紹南連劉表在荊州操既平荊土因追破備備走當陽操乃多修舡舫遺書於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召示羣臣張昭等議皆勸權迎之魯肅竊諫不可時命周瑜

使鄱陽行途未遠請追瑜任以軍事權召瑜瑜還意與
肅同權廷論未能決因起入周瑜趨後密說權曰今拒操
破之必矣若破操天下可鼎峙而立荊州上流當吳有
也權許之乃密使魯肅上往觀覺肅至遇備已敗遂便
止傳權意見備於當陽長坂切陳成敗事勢將合謀以
拒操權始自吳遷於京口而鎮之

案地志吳大帝親自吳遷來方築京城南

面西面各開一門即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為京鎮在建業之北因為京口或云漢時已有京口未詳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東渡江使褚衣三千鑿朱方京峴山東南隴因名丹徒今潤州見有徒兒浦即始皇將

使人過此
浦因名焉

備乃使諸葛亮詣權權乃使周瑜程普將兵

二萬隨亮與備南拒操權自將中軍一萬繼之瑜以黃

蓋為先鋒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以魚膏裹

以幃幕上建旌旗龍幡前遣書報曹操紹其欲降時東

南風急因取草艦最著前繫走舸於後中江舉帆俱前

操軍士皆延頸觀望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

猛舡往如箭悉燒北舡延及岸上營落飛埃張天瑜率

輕銳雷鼓同進大破曹操軍於赤壁江口操走僅獲免

北歸留曹仁守江陵瑜與程普等追破仁軍於南郡瑜為流矢中其右脇瘡甚臥仁乃勒兵逼瑜乃自起興行軍陣間仁聞收軍退走權以瑜領南郡鎮江陵

十四年權居京口劉備詣京口見權求荊州周瑜聞之密上書諫留備處於吳莫遣還時彭城太守呂範進說權曰劉備雖窮迫見歸得兩非池中物請及今困留之權不納遙表漢以備為荊州牧使治公安自餞備於江上觀望久之謂備曰孤與公掃清逋穢迎帝定都事寧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之日願與公乘舟遊滄海耳備對曰此亦備之志也

按劉

備傳備既辭謂左右曰孫車騎精爽周瞻其難為下吾不得再見之矣遂日夜兼行上公安也時曹操

聞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筆墜於地也

十五年分豫章置鄱陽郡分長沙置漢昌郡以魯肅為

太守治於陸口以南中郎將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殺

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臣以徇諸郡表士變交趾太守

兼左將軍南土賓服自此始也是歲偏將軍南郡太守

都亭侯周瑜卒瑜字公瑾廬江舒城人少有姿貌與

孫策同年策父堅初起義兵討董卓徙家于舒瑜見策
善相友待推道南大宅舍之策升堂拜母有無與同及
策領父衆將東渡至歷陽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
省之策馳書報瑜瑜將鄉里數人候策策大喜遂共定
江東諸郡果遷至江夏太守從征克皖城因得喬公二
女皆國色策納大者瑜納小者江表傳策嘗從容戲瑜曰
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
二人為婿
亦足歡矣及權統事太夫人勅權以兄事瑜拜中護軍
時權位在將軍諸賓客為禮尚簡惟瑜獨盡敬而執臣

節性度恢廓權甚委之與張昭等共掌衆務大小關之
及鎮江陵聞益州劉璋為張魯侵寇乃自詣京說權進
取蜀得蜀使魯肅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
還據襄陽以躡曹操北方可圖權許之瑜歸江陵治行
道病卒於巴丘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流涕而言曰
公瑜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焉及喪還自至蕪
湖迎之喪事費度一為供給著令曰故將軍周瑜賓客
皆不得問瑜有二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

駙馬都尉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

常有恩信著於吳中人皆呼為周郎也案江表傳程普
顧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持節容下之普後自敬服乃告
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其謙讓服人如
此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遊說動之乃密下揚
州遣九江蔣幹往見之幹有容儀以才辯見稱獨步江
淮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
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
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問并觀雅
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臧聞絃實
音足知曲也因延入設酒食畢遣之出就別館後三日
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
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凡文夫處世遇知己
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
之假使蘇張更生鄭吏復存吾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

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
高致非言辭所間魏人多之瑜威聲既著劉備曹操互
疑譖之瑜等畏萬人英也觀其器度廣大恐不久為人
臣曹操亦有書與權云赤壁值軍疾疫燒舡自退橫使
周郎虛獲此名
權終委信無別

十六年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

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為建業是歲初
作濡湏塢於江西以拒曹操時操以步兵號四十萬列
營出濡湏口權以七萬當之使甘寧夜突入操營斬數
級而還操軍大駭軍中鼓噪權聞笑曰以復驚老子

十八年權自與操相持於濡須使將軍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舡夜入中洲權使將軍嚴圭朱桓等率水軍擊破之梟其將諸葛虎并首虜三千人而還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乘輕舟入濡須操軍士以為挑戰欲擊之操不許曰此孫權欲觀吾兵部伍也勅左右嚴伏不得妄動權行五六里迴作鼓吹而歸操見權舟舡器械整肅嗟曰生子當如孫權劉景升兒子若狍犬耳

葉魏書孫

權乘大舡來觀曹公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舡舡偏重將覆乃迴舡復以一面受箭箭勻舡平乃回此說

同權不乃為書與操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乃引還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掠徵令內移人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十九年夏五月權又征皖城取之獲太守朱光魏軍盡退克寧江表而揚州所統丹陽吳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鄱陽臨川安城廬陵南郡等一十四郡合一百四十八縣是歲劉備入蜀定益州使關忠義鎮襄陽

二十年權使諸葛瑾往詣備求荊州備不與權征之置南三郡守使呂蒙討定其民蜀將關忠義盡逐出之權大怒自上鎮陸口使漢昌太守魯肅南討時曹操又入漢中備懼操逼遂遣使與吳求和乃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四郡屬吳冬折衝將軍升城督甘寧卒寧字興霸臨江人也少為吏輕財重士嘗聚健兒年少好持弓弩帶鈴民間鈴聲即知寧來也出入陸則連騎水則輕舟與人相遇待之甚厚乃與交歡不爾即放而奪之自劉

表敗歸吳周瑜薦之以驍果從權常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可以敵也

二十一年權自陸口引兵還合肥營於津北魏遣將軍張遼拒之久不戰權乃徹軍過津南自留千人殿後與軍將舉酒樂飲前部渡將欲盡遼知之密使人斷橋以輕騎來龍權策馬至津橋橋南已折丈餘給事谷利在後令權持鞍緩控利加鞭助馬勢遂得超渡魏人追逼之利與別部司馬凌統以死苦戰身被數瘡賀齊等迴軍

津南列陣以待之權既免至大軍垂泣嚙指出血以為
終身之戒封谷利等為都亭侯張遼素不識權權去後
因得吳降人問云向者紫髯將軍長上短下者是何人
答曰孫將軍遼惋愕久之舉軍歎恨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祥詣曹操詐降將謀息兵操
信之使修好結婚是歲偏將軍都亭侯凌統卒 統字
公績吳郡餘杭人也年十五以父功舉為別部司馬攝
領父兵嘗有宴會部下將陳勤性剛勇飲酒使氣凌轢

一座統面折之勤怒及其父母統流涕不答罷出勤於道又凶悖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時人多之每隨權征伐從陸口還合肥率左右苦戰免權淮北之難而還悲痛親近者皆沒無返者權引袂拭面曰公續亡者已矣但使卿在何患無人因留之常使出入臥內統為人性好接物親賢愛士輕財重義有國士風年二十九卒權聞之驚起哀不自勝使張承作誄致祭有二子烈封皆幼弱權收養於宮中年八九歲令葛先授

書十日一教乘馬射呼為吾家虎子

二十三年權如吳親乘馬射虎於虔亭虎傷馬長史張
紘執轡諫曰足下繼父兄之業不宜輕脫逞英雄於猛
獸萬一不虞則大事去矣權乃止秋橫江將軍益陽侯
魯肅卒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家富於財
常散以賑窮乏結豪士得鄉邑之心時廬江周瑜為居
巢長聞之往求資糧肅時有米二囤各三千斛直指一
囤與瑜瑜益奇之乃結僑札之交袁術聞而徵之肅見

其無綱紀乃就周瑜於居巢相與携老弱渡江住曲阿
見孫策英傑遂定議共事之策死權統事周瑜乃薦肅
才宜佐時權引肅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日漢室傾危
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宜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
以佐之肅對曰昔漢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
以項羽為害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
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
計惟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

此自無嫌也權甚重之及曹操破荊州軍勢盛羣臣議
多歡迎之惟肅與周瑜不聽立計破曹定荊州後周瑜
向江陵道疾篤上表以肅自代進奮武將軍封邑兵仗
器械部伍盡瑜之舊屬焉改授橫江將軍在荊州甚得
物情衆至萬餘肅為人方直嚴毅寡於玩飾內外節儉
治身整齊在軍手不釋卷善屬文思畧弘遠卒時年四
十六權舉哀素服蜀諸葛亮聞之亦發哀三日

二十四年秋權表漢天子自率陸遜呂蒙等西征關忠

義至大桑浦拜呂範為建武將軍領丹陽太守封宛陵侯使鎮建業謂之曰前從卿言無今日之勞也今當取之卿好為我居守也八月劉備稱漢中王冬十一月大破關忠義定荊州釋魏將于禁囚歸之關侯退守當陽麥陵城請降權召太史吳範問之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密使潘璋等徑路邀之令朱然納降覘者還曰關忠義已遁去範曰雖去不免權曰何時得之答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待之及日中不至範曰尚未正中頃

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關侯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

得關侯是日潘璋部將馬忠擒關侯及子平於章鄉還

誅之

案虞翻傳關忠義既敗帝令翻筮之得節之臨翻曰不出三日當斷其頭果如其言帝謂翻曰卿不

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也按蜀志關忠義河東解人也與張飛共事劉備為禦侮者也漢天子以

權為荊州牧領車騎大將軍封南昌侯權遣梁禹入貢

於漢以觀曹操是歲南昌太守孱陵侯呂蒙卒蒙字

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小江南依姊夫鄧當年十五六

每隨當征討其母不許答曰貧賤雖可居脫誤有功當

得富貴且不探虎窟安得虎子母聽之後因袁雄見孫策策奇之使居左右及權統事張昭薦之從征黃祖立功拜橫野中郎將與周瑜追曹仁仁圍甘寧於夷陵急蒙說瑜進解寧圍先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及破仁仁夜遁走遇柴道皆捨馬步走蒙蹙之獲馬數百匹拜偏將軍鎮上屯時蜀將龐肅舉軍來附周瑜表分其兵與蒙蒙上書勸權來歸者宜益不宜奪權從之時上屯戍將徐碩宋芝等二人皆死子弟小弱權以

其衆並付蒙蒙因陳其功勞不可棄廢宜立其子乃擇
師傅訓其子弟天下義之後代魯肅領漢昌太守屯陸
口權因上陸口與議令北取徐州以廣疆場蒙曰此計
未當縱得徐州亦不能守不如西取關侯以據長江
權從之竟破關侯定南郡進封孱陵侯遇疾權使舁入
宮內自醫之每為不食又不能頻見恐其起動常穿壁
伺之見少可則喜笑如不能則悲不自勝治護萬方募
國內有愈蒙者賜千金蒙為人不懷宿怨如有讎隙毀

嫌者皆擢用之性不好書權常使人勸令學問以自益
年四十卒於宮中權哭之慟置守冢三十家助田五十
頃子霸襲爵初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
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
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
王之策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率數十
萬衆水陸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
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則駁言不可勸孤

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
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
損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
常以比方鄧禹又子明少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
及長學問開益籌畧竒正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
不及耳圖取關侯勝於子敬子敬答吾云帝王之起
皆有驅除關侯不足忌此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
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

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曹操薨太子丕即位改漢建安
為延康元年秋魏將梅敷使南陽長史張儉送款以南
陽陰鄧筑陽山都中廬五縣五千家歸附權納之明年
冬十月曹丕代漢稱魏號黃初元年而權江東猶稱建
安

二十六年其年始置丹陽郡自宛陵里於建業

二十七年夏四月劉備稱帝號於蜀即黃初二年也時

權在公安聞之自公安下都鄂改鄂為武昌召問知星者將定三分之計五月甘露降於建業秋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出入從兵仗以自防冬十一月魏使邢貞至冊命權九錫為吳王貞入國門猶乘車軍師張昭怒其無禮責之曰君謂江東無寸刃可為法耶何輕慢之甚貞遽下車拜謝羣臣見冊命至議以為宜稱漢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此蓋時宜爾復何損也遂遣中大夫

趙咨使魏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
畧之主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
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
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陞
下是其畧也又問吳王頗知學乎答曰吳王浮江萬艘
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畧脫有餘暇博覽史籍而
採奇異不効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可征乎咨曰
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侮之固又曰吳難魏乎咨

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撥羣驅隊不
可勝數文帝善其對厚禮之咨還說權曰臣觀北方終
不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餘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
正服色以應天順人權納之拜騎都尉是年劉備怨殺
關忠義大舉兵自來伐至巫山誘武陵五溪蠻夷反權
使大將軍陸遜拒之南郡太守諸葛瑾時駐公安使人
送牋論是非以解於備或有讒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

陸遜知之表明瑾無此宜散其意權書報遜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也非道不行玄德昔遣孔明至孤語子瑜卿與亮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子瑜答孤云孔明與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臣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孤意

二十八年春正月蜀軍前後連五十餘營分據險地進升馬鞍山陸遜督諸將隨輕重應接四面攻圍閏正月大破蜀軍於五屯斬將搴旗追奔逐北盡敗諸營投降者萬餘盡得其糧食物備走遜部將孫植斬上甕道截其徑路要備備踰山險僅得免入於白帝城二月權以破蜀事使報魏魏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來盟誓并徵任子權辭不受秋九月魏命曹休張遼等諸軍大出數道來逼權令呂範諸葛瑾等緣江守備拜陸遜為輔

國大將軍郢州牧封江陵侯假黃鉞渡江拒魏以將軍
朱桓為濡須督封新城亭侯魏密遣大司馬曹仁步騎
數萬向濡須欲襲取桓乃偽揚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
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桓遣追還羨
溪兵未到而仁奄至城下桓時兵吏在者五千人因勅
偃旗臥鼓外示虛弱以誘之仁使子泰來攻自將萬人
留為後拒桓分步兵當仁身自拒破泰泰燒營走斬數
千級仁退諸軍乘勝破曹休張遼等魏引退鎮西將軍

陸遜等率諸將進表勸權即王位冬十一月權就吳王位於武昌大赦改年號為黃武元年初置丞相以陽羨侯孫劭領之立子登為王太子十一月蜀使致書於權引躬自責求修舊好十二月遣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報通好焉泉至蜀蜀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朕書將無以朕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凌轢漢室終奪其位陛下託以宗室有維城之重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因是自名未合天下之義是以寡君未復

書爾備甚慙 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姿望而性嗜
酒每間居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缸以四時甘脆置兩
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餽饌酒有斗升減隨而益
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側庶百歲
後化成土見取為酒壺是歲改夷陵為西陵詔揚州置
牧以丹陽太守呂範為揚州牧以東征將軍高瑄領丹
陽太守復自建業徙治蕪湖

時揚州所統一十四郡一
百四十八縣而丹陽領一

二年春正月城江夏武昌宮改四分用乾象歷自以土
行代漢建寅為歲首三月魏軍盡退疆界寧息夏四月
丞相孫劭大將軍陸遜率羣臣上表稱天命符瑞勸王
即帝位王再讓未許謂羣臣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

何心競焉

案江表記權謂將相曰往年寡人以立德方
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

兵欲以助寡人寡人內嫌其狀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
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國為劇故自
抑就其封王低屈之趣
諸君未盡故相解耳

蜀主劉備薨於白帝王使立信

都尉馮熙弔於蜀五月甘露降曲阿冬十一月蜀使鄧

芝以馬二百匹錦千端來聘自是之後聘使來往為常
各致方物獎其厚意

三年秋九月魏軍來寇曹丕自出廣陵臨大江兵十餘萬
旌旗數百里王使諸將謀以拒守安東將軍徐盛設計築
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多張旗幟於山險而又縛
草為人衣以甲冑自武昌至於京口烽烟相望諸將以為無益
王然之魏文帝臨江不敢渡久之歎曰天固隔我吳魏彼有人焉
便退吳將孫劭先屯於江北聞魏軍退遣將高壽率敢死

士五百人夜於徑路要之魏帝驚敗遁走壽春獲輜車羽蓋而歸冬十月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劭薨諡曰肅劭字長緒北海人身長八尺初為北海相孔融功曹融謂廊廟之才漢末隨劉繇過江歸國累拜車騎長史為吳首相封陽羨侯初劭之薨也羣臣衆望舉婁侯張昭為丞相王曰寡人豈為子布所惜但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益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封醴陵侯以尚書陳化為太常化

字元耀汝南人少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初拜郎中使魏魏文帝因酒酣詭化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黃旗紫蓋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所以文王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詞厚禮送還王以奉命光國遷犍為太守尋追入遷尚書頃之拜太常兼尚書立朝正色勅子弟廢田桑絕治產業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

妻早亡以古事為鑒不復娶王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
宗正以宗室女妻之固辭不受年七十上疏乞骸骨爰
居章安卒於家子熾嗣 雍字元凱吳人也少從蔡伯
喈學琴慕其為人因改名雍初以州郡表薦累遷至尚
書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家而家人不知雍為人不飲酒
寡言語朝廷憚之自為丞相其所選用各隨能所任心
無適莫訪人間及政職所宜密以言聞見納則歸於主
上不用終不泄言以此見重秋七月皖口言木連理又

地連震

五年大將軍陸遜奏所在少穀令諸將廣農畝王許之
稱善孤自率子弟親受田車八牛為四耦與衆等均其
勞也夏五月魏文帝崩秋七月蒼梧鳳皇見是月置東
安郡治富春冬十一月陸遜以便宜奏施德緩刑寬賦
息調王答善之乃令有司寫利害科條使中郎褚逢齋
就遜令與諸葛瑾同損益之衛將軍交趾太守龍編侯
士燮卒 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少好學漢察孝廉

補尚書郎以公事免尋舉茂才除丞令累遷交趾太守
漢末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變乃表弟
司徒掾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鮪領九真太守鮪
弟武領南海太守兄弟並在列郡雄據一州偏在萬里
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鼓吹車騎滿道夾轂焚香者
常有數十人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
百蠻變體氣寬和謙虛下士中國人物避難多往依之
每公事稍閑耽習書傳注解左氏春秋尚書古今大義

時天下亂四方隔絕而變不廢貢賦及王使步騭定南
土率兄弟奉承節度每使貢雜香細葛明珠大貝琉璃
玳瑁翡翠犀象珍奇異果無歲不至在郡四十餘年年
九十卒王以交趾懸遠乃分合浦已北為廣州拜呂岱
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拜戴良為刺史以陳時代變
為交趾太守良與時至合浦而變子徽自署為交趾太
守發宗兵拒良不許入王勅呂岱與良等討平之誅徽
傳首武昌

六年春正月韓瑋子琮以衆叛歸魏

七年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以詐誘魏將曹
休獻休事七條密表於王八月王自幸皖口使大將軍
陸遜督中軍全琮朱桓為左右三邊俱進大破魏軍於
夾石亭俘數萬計盡收其騾馬輜重曹休僅免冬十月
王下令軍中諸將有三罪然後議之以將軍翟丹有過
亡入魏故也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大司馬南昌侯呂
範薨 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為縣吏有容儀姿貌

而家貧縣有富人劉氏女有美色範求之母不許女曰
豈有如呂子衡長久貧耶遂與為婚後避亂住壽春將
客百餘人過江東孫策異之遣往江都迎太妃還策待
以親戚共陞堂飲於太妃前求退任為都督整齊其眾
因進言於策曰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欲與將
軍共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事不成則俱受其敗乃授偏
將軍內外委任焉王統事申重之嘗與嚴畯論衡方於
吳漢進領彭城太守與周瑜同破曹操於赤壁以功進

平南將軍屯大桑尋入於建業黃武元年遷揚州牧七年拜大司馬改封南昌侯印綬始下而薨王素服舉哀黃龍元年將下都建業自過範墓祭以太牢執酒呼曰子衡隨我言及流涕左右皆垂淚範性耿介有威儀好奢靡然勤公奉法王深委之

案江表傳權嘗謂嚴陵曰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

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降為都督辦護修整吾軍加之勤恪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趣非私也

建康實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錄卷二

三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陳木

謄錄監生_臣寧汝櫺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二

唐許嵩撰

吳

太祖下

黃武八年春正月公卿百司連上表勸王正尊號王猶謙讓再三夏四月黃龍鳳皇見武昌夏口並言之甲午公卿再請王曰羣臣百辟咸以寡人上副天心寡人敢

辭甲申立壇於南郊即帝位紫燎告天禮畢法駕旋武昌宮陞太極殿大赦改元黃龍元年建黃龍大牙常在中軍令諸將進退向之詔侍中胡綜為賦其畧曰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雷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中央周列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云云 綜字緯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將母避亂江東年十四為孫策門下客好學攻文黃龍初蜀使修好帝令綜作盟文文義婉美

橐駝以為樂事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

頭文馬二匹南單于來朝賜御食及橙橘龍眼荔枝

范案

書光武紀及本傳並未有單于來朝事此文疑誤

南單于上書獻橐駝賜谷蠡

王王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

案范書和帝紀此賜

北單于之谷蠡王於除韃也

上遣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

觀

案范書順帝紀此漢安二年夏六月事

作都夷

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官傀構

大漢是治

魏冒踰槽

與天意合

罔驛

劉脾

吏譯平端

旁莫支留

不從我來

徵衣隨旅

聞風向化

知唐桑艾

見所

奇異

邪毗繼綹

多賜繪布

推潭僕遠

甘美酒食

拓拒蘇便

昌樂肉飛

局後

仍離

屈申悲備

樓讓龍洞

蠻夷貧薄

莫支度由

無所報嗣

陽雉僧

麟顧主

長壽

莫穉角存

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詩曰樓讓皮尼

蠻夷所處

且

交陵悟

日入之部

繩動隨旅

慕義向化

路且揀雉

歸日出主

聖德渡諾

聖德深思

魏茵度洗

與人富厚

綜邪流藩

冬多霜雪

苻邪尋螺

夏多和雨

藐

潯瀘離

寒溫時適

茵補邪推

部人多有

辟危歸險

涉危歷險

莫受萬柳

不遠萬里

術疊附德

去俗歸德

仍路擎摸

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儀

荒服之外

犁籍憐憐

土地境

阻蘇邪犁

食肉衣皮

莫碣鹿鹿

沫

不見盤穀

罔譯傳微

史譯傳

是漢夜拒

大漢安樂

蹤優伶仁

攜負仁

雷折險龍

險狹

倫狼藏幢

高山峻

扶路側祿

綠崖礪石

息落服

淫

木薄發家

理漚毘雒

百宿到雒

捕蒞菌毗

父子同賜

懷橐匹漏

懷抱匹帛

傳言呼敕

傳告種人

陵陽臣僕

長願臣僕

○案范書

本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

德白狼繫木唐敢等百餘國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輔全

健為郎據田恭訊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史李陵與

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此文提官傀構以下並夷人

本語注大漢是治云云則田恭所譯華言載之范書者

也

西羌

西羌祖爰劔為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為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為神推以為豪護羌實林泰使羌顛岸降詣林林欲以為功效奏言大豪後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賊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

案顛岸顛吾范書本傳作滇岸滇吾

羌什長鞏

便

案此上下文闕

金城隴西卑湍勒姐種羌反出塞外

自黃龍後詔誥冊命隣國答書皆綜所為與是儀徐祥

同典機密

按同典機密句下載胡綜事未全疑有關文

丁酉追尊父堅為武

烈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策

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內外文武百司皆即位

行賞邊軍征防各賜勲五轉鰥寡孤獨量給穀帛百姓

並免今年租賦天下賜酺五日初漢末興平中童謠曰

黃金車斑蘭耳開閭門出天子閭門即吳西郭門也夫

差所造帝即吳人六月蜀使衛尉卿陳震來慶踐位帝

乃立壇與蜀使盟約滅魏中分天下以幽豫青徐兗鄆
冀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有害於吳蜀伐
之有害於蜀吳伐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有渝此盟創

禍先亂時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就建業

死不就武昌居秋九月帝遷都於建業

案江表傳漢建安中劉備嘗宿

於秣陵觀江山之秀勸帝居之初張紘謂帝曰秣陵楚
威王所置名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古老云秦始皇東
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
因掘斷連岡故名秣陵今據所見存地有其氣象天之
所令今宜為都邑帝深善之後聞劉備語曰智者意同
故即帝位聞謠言而思張紘議乃下都之又案吳錄劉

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觀秣陵山阜曰以陸遜為上將
鍾山龍盤石頭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

軍詔輔太子登留守武昌冬十月至自武昌城建業太

初宮居之宮即長沙桓王故府也因以不改今在縣東

北三里晉建康宮城西南今運瀆東曲折內池即太初

宮西門外池吳宣明太子所創為西苑

紫其地今在惠日寺後僧相傳

呼為果

初吳以建康宮地為苑其建業都城周二十里

一十九步十一月右長史張紘卒遺令戒子孫無為不

善 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還本郡舉茂才公

府辟皆不就漢末避亂江東桓王創業遂委質焉紘為
謀主每出入諫王持重不宜輕脫建安四年奉使許昌
官時曹操為司空辟為掾兼侍御史紘心戀昔恩思還
返命未果桓王薨而帝統事操欲紘輔帝內附拜紘為
會稽東部尉帝不以紘比任介意至因為長史與張昭
二人為左右腹心一人從征一人居守及帝都秣陵辭
還東迎家道病卒年六十一留牋勸帝修德納善帝省
書流涕久之子玄清介高行官至南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詔立國學置都講祭酒二月使將軍衛溫

諸葛直下海求亶夷二洲得夷洲數千人而還

案二洲皆在海

中長老傳云秦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遂遇風皆止此洲不還世世相承有數萬家時有會稽東縣人行海遇風至夷洲其亶洲絕遠不可得到故溫只得夷洲人還也

三年夏五月建業有野蠶為繭大如鳥卵由拳生野稻

詔改由拳為禾興縣冬十月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

卯大赦改明年為嘉禾元年春丞相顧雍奏宜修郊廟

社稷以承天意詔答未許二月皇子建昌侯慮薨慮

字子智太祖次子性聰敏才兼文武黃龍初大臣等奏
宜進爵為王使出鎮任以光大業帝許之假節開府鎮
軍大將軍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深見寵愛薨時年
二十帝為之降損夏六月皇太子登歸自武昌留省侍
以太子少傅都卿侯是儀為侍中 儀字子羽北海營
陵人本姓氏少仕郡郡相孔融謂曰氏字民無上可改
為是乃從焉後避地隨劉繇過江太祖統事徵用之專
典機要性蹇諤帝以為趙之周舍累官至侍中遷少傅

輔皇太子鎮武昌隨還復拜侍中轉僕射為人謙讓不治產業又愛惠施宅在西明門外甚卑陋雖處尊官弊衣單食帝聞之幸其宅求視蔬飫親嘗之對而太息有所增益皆讓而不受時或進達未嘗言人之短卒時年八十一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叛魏使校尉宿舒閭中令孫綜來奉表稱藩請援并獻方物帝進公卿議輔吳將軍張昭及丞相顧雍等率大臣切諫淵反覆難信兼嶮路遙遠願勿納之帝不信遣太常張彌執金吾

許晏將軍周賀賀達校尉裴潛將兵一萬浮海應接并
齎珍寶九錫備物封淵為燕王領幽青二州十七郡諸軍事
二年三月漢獻帝崩率公卿舉哀三日公孫淵果
反為魏魏將田預要擊破周賀裴潛等於成山而淵殺
張彌許晏賀達三人分其部伍秦旦杜德等走於玄菟
八月旦等自玄菟走句麗句麗王見旦德等甚敬之曰
此天子邊人也乃發皐衣使二十五人送歸兼表獻方
物豹皮千枚鶡鷄皮十具帝喜句麗大怒公孫淵將自

征遼東尚書薛綜等率大臣切諫帝猶怒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古來荒服慌忽無常不可保也夫兵革者前代所以誅暴亂滅四夷然皆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議之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隣敵之闕未有遠征於此時也捨近馳遠疲於軍力願陛下少思之帝乃止冬十月詔使中書郎陳恂謝宏往拜句麗王宮為單于并賜衣服恂至句麗已受魏幽州牧諷肯不受詔賜遂郊

止吳使令主簿笮資帶固往與恂宏相見恂等怒乃縛
資固為質使讓句麗句麗王謝罪獻馬百疋乃釋資等
令奉詔賜物而將馬還

三年夏六月帝率六軍親征合肥別使大將軍陸遜諸
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張承孫韶等將兵往廣陵淮陽魏
明帝自東出拒之帝還軍九月朔旦隕霜傷穀誅不由
君上之應也時典校事呂壹專威福帝任之郡臣無敢
言是歲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

四年秋七月魏使以馬二百疋求易珠璣翡翠帝曰此朕不用之物乃與交易八月雨雹又隕霜雹者陰之積陽佞臣小人專任之應

五年春議鑄大錢一當五百詔吏民輸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三月武昌甘露降於禮賓殿夏旱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秋七月輔吳將軍婁侯張昭薨遺令幅巾素棺欽以時服帝素服臨弔祭以太牢諡文成侯 昭字子布

彭城人好學善談論能隸書從白侯子安受春秋衆書

與趙昱王朗俱發名友善與朗共論舊君諱事處士陳琳善之舉茂才不應徐州刺史陶謙以為輕已將拘之趙昱救免乃避難江南及桓王創業為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委之陞堂拜母如舊好焉桓王臨薨以後事託昭輔帝帝即位以昭為軍師將軍每以直諫整齊德行帝嘗於武昌宮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洒羣臣曰今日酣飲唯醉墮臺中為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坐車中日使人呼還謂曰作樂公何為怒昭對曰昔紂為糟丘

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帝慙而止
黃龍初與孫邵滕耽鄭禮等採周漢故事定朝儀帝即
尊號拜輔吳將軍封婁侯食邑萬戶在宅無事嘗著春
秋左氏傳解及論語孝經注每有隣國使命昭輒折之
時帝遣張彌許晏應接公孫淵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
來求援非本意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返取
笑天下帝不納昭切諫止之帝橫刀於膝上大怒曰吳
之士大夫入則拜朕出則拜卿朕之敬卿亦為至矣而

數於衆中折朕失計何也昭熟視帝面良久進曰誠知
言不見用每竭愚衷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
遺詔顧命之耳因即涕泣橫流帝投刀於地與昭對泣
然竟遣彌晏昭忿言不見用杜門稱疾不朝帝數召起
昭稱疾篤帝恨塞其門昭於內又自以土封之帝後悔
過親至門呼昭昭猶稱病帝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
帝使人滅火自責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載而還宮昭
進謝帝跪止之坐定仰而言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

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

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愚淺違逆盛旨自分幽淪

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事國志忠

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帝

謝之昭為人容貌矜嚴有威風帝常曰孤與張公言不

敢妄發舉邦憚之

案江表傳初帝於羣臣皆呼字唯呼昭曰張公張紘曰東部

初建

安中吳太后臨崩以江外多虞召昭與張紘受遺託孤

深委寄之而命帝以師父事昭故昭盡忠輔成王業薨

時年八十一長子承少以才學知名為人壯毅忠謹甄
識人物拔蔡欵謝景於寒微並為國士封侯其妻諸葛
恪妹也見恪歎曰敗諸葛氏者元遜也性勤於進賢篤
於物類庶幾之流無不造門焉

業丹陽記大長干寺道
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

南對瓦官寺門張侯橋所也橋近宅因以為名其長干
是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隴
其間平地民庶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
並是地里名小長干在瓦官南巷西頭出江也

冬十月

彗星見于東方

六年春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間者所

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虛詞相飾夏
用左執法胡綜左節度顧譚議定法長吏不許奔喪詔
曰遭喪不奔法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自今以
後長吏不得奔喪廢職有犯者大辟行治冬十二月赤
烏羣集前殿大赦改明年為赤烏元年

元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宏奏更鑄大錢一當千以廣貨帝許之
二月追拜夫人步氏為皇后 后諱練師臨淮淮陰人也隨
母徙廬江廬江為桓王所破皆東渡夫人以美麗得幸於

帝生二女魯班魯育性不嫉妬多推進故久見愛寵冠後庭
及帝即位數次欲立為后公卿意在太子母徐氏帝不
得已依違十餘年薨追思之至是年追拜之後合葬蔣
陵秋七月典校事呂壹坐奸事伏誅帝深慙亂法使中
書郎袁禮以誅壹事諭四方諸大臣兼手詔一一條件
而問時事損益并責不直言切諫八月麒麟見武昌
二年春正月魏明帝薨夏五月城沙羨

三年春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下州郡勸治

農桑農桑時不得役事夏四月大赦諸郡縣治城郭起

樓穿塹發渠以備非常冬十一月詔開倉賑給貧民十

二月使左臺侍御史郝儉鑿苑城而南自秦淮北倉城

名運瀆

業建康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晉咸

和中修苑城為宮唯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大半三月右將

軍孫韶卒

韶字公禮父河本姓俞氏吳人常隨桓王

征伐立功賜姓孫初邊鴻與嬖覽等殺丹陽太守孫翊

河往苑陵詰鴻覽戴負負等懼罪又殺河韶年十七收
河衆歸治京城樓櫓以備禦帝聞之將還吳引軍夜至
城下試攻之韶皆棄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帝使人諭
止明日召見深器之拜為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
二縣自置長吏帝即尊號遷鎮北將軍在邊十數年善
待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兵候為務故鮮有敗
軍之事帝在武昌詔屯京知青徐汝沛等軍事及帝下
都建業朝見問其土人物韶答屯戍遠近人馬衆寡將

帥姓名盡識之身長八尺儀貌都雅帝喜曰吾不見汝
久不圖進益乃爾加州牧卒夏四月使衛將軍全琮征
魏掠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中郎將秦傀
等與魏將王陵大戰芍陂中斬獲千餘人車騎將軍朱
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湘中地時零陵太守殷禮上
書於帝曰今天棄曹氏國內虎爭幼童泣事取亂侮亡
宜於今日願陛下親自禦戎舉荆揚之衆盡彊弱之數
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

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方入淮泗
凌轢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
洛之師勢必分散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相對向或失
宜便一軍敗績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踐踏城邑乘
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
用易於屢退民疲威竭非出兵之策也帝善之不能用
禮字德嗣雲陽人幼而聰穎過人顧劭拔於微賤之
中累遷郎中與輔義中郎將張溫使蜀蜀諸葛亮見而

歎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使還守郡卒於官五月皇太子登薨帝聞驚惋哀不自勝詔曰國喪明嫡百姓何福下有司諡為宣明太子 太子字子高帝長子性謙讓好學既居儲位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張承為都尉是為四友謝景范慎刁玄羊銜等為賓客每侍講東宮號為多士登接師友同布衣之禮常與共帳同輿及鎮武昌遊獵出入不踐良田頓息又擇空濶之地而不煩民曾乘馬出有彈丸過其側左右求之見一

人操彈佩丸咸以為賊對不伏從者欲捶之登使求過
丸比之非類乃釋之所養母徐氏廢在吳而日夕思戀
及立為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帝
曰卿母何在對曰在吳中帝默然每有賜衣皆沐浴以
服之立二十一年年三十三臨終上表進賢勸善寬刑
省賦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願早建置以副民望
諸葛恪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腹心出可
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銜有專對之

才力玄裴欽蔣修虞翻志節外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
或堪將帥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
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官備知懷素敢以陳聞帝覽之摧
感初葬句容後三年移葬鍾山西蔣陵置園邑奉守次
子英嗣封吳侯閏六月大將軍豫州牧諸葛瑾薨瑾
字子瑜瑯琊陽都人也性寬緩容貌思度于時伏其弘
雅少遊學博聞有孝德漢末避難渡江弘咨薦於帝帝
善之為人善譚論諫諭未嘗切諤人主粗陳指歸有未

合則言他事物類相求帝亦解悟瑾兄弟三人各事一方每使往來兄弟相見言於公庭曾無私語帝即尊位進拜大將軍豫州牧封陽都侯臨終遺令素棺殮以時服長子恪自得侯次子融襲封振威將軍統部曲鎮方外融多伎藝好賓客在軍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常訪問賓客其言能者隨其書史檣蒲弓彈犬馬分部別類與之任性融乃繼進甘果酒肉自巡牀周流看省終日不倦吏士親附疆無外事

紫江表傳孫峻害諸葛恪密使無難督施

寬等上取融融不之知忽聞兵至猶豫不決及寬等圍
城遂飲毒死三子見殺先是公安有靈龜鳴時謠曰白
龜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
義無成及此融果剖金印龜服之而死也
秋八月陸遜

城邾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壅潮海

潮溝亦帝

所開以引江潮其舊跡在天寶寺後長壽寺前東發青
溪西行經都古承明廣莫大夏等三門外西極都城牆
對今歸善寺西南角南出經閭闔西明寺二門接運瀆
在西川之東南流入秦淮其北又開一瀆在歸善寺東
經栖玄等門北至後湖以引湖水至今俗為運瀆其實
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東出至青溪者
名曰潮溝其溝東頭今已埋塞纔有處所西頭則見通
運瀆北轉至後湖其清溪北源亦通後湖出鍾山西今
建元寺東南角度溪有橋名募士橋吳大帝募勇士處
其橋西南角過溝有埭名鷄鳴埭武帝早遊鍾山射

雉至此鷄始鳴因名焉其溝是吳都儉所開在苑陵後
晉修苑城為建康宮即城北塹也東自平昌門西出經
闔閭門注運瀆今東頭見在建元寺門西頭出今夏公
亭前驀路西至孝義橋入運瀆運瀆舊有六橋孝義本
名覽子橋次南有楊烈橋宋王僧達觀闕鷄鴨處次南
出有西川橋今縣城東南角路東出何后寺門次南有
高睦橋建康西尉在此橋西今延興寺北路東度此橋
次南運瀆臨淮有一新橋對禪靈渚渡今之過淮水橋
名新橋本名萬歲橋其青溪上亦有七橋寢北樂遊苑
東門橋次南有尹橋今潮溝大巷東出度此橋次南有
鷄鳴橋即輿地志所謂今新安寺南東度開聖寺路度
此橋次南有募士橋次南有菰首橋一名走馬橋橋東
燕鵲湖湖連齊文惠太子博望苑隋末輔公祐築其地
為城唐朝陸彥恭為江寧令開金華坊坊於郭東東通
清溪乃廢菰首橋路而於興業寺門前東度溪立橋名
金華橋次南有清溪中橋今湘宮寺門前巷東出度溪

東有桃花園是齊太祖舊宅即位後修為園亦名芳林園王延長曲水詩序云戴懷平園乃瞻芳林即此園也次南青溪大橋今縣東出向句容大路經北橋東即陳五兵尚書孫瑒宅西即陳尚書令江總宅與瑒對夾清溪俱在路北陶季直京都記云典午時京師鼎族多在清溪左及潮溝北俗說郝僧施泛舟清溪每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清溪中曲復何窮盡也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皇太子大赦改禾興縣為嘉興縣二月羣臣奏請立皇后及皇子為諸侯王辭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有功未錄饑寒未恤猥割土壤以封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朕不取焉三月海鹽言黃龍見

夏四月旱詔禁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有司又奏立皇
后諸侯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九月遣將軍陸凱討定
珠崖儋耳郡

六年春騶虞見新都冬十一月丞相顧雍薨時年七十
六是月太子太傅都鄉侯闕澤薨澤字德潤會稽
山陰人家世農夫幼好學居貧常與人傭書以供紙筆
所寫既了誦之亦過究竟典籍兼通歷數察孝廉累遷
吏部尚書時蜀使張奉來聘帝命公卿宴奉於座別澤

姓名嘲譴澤不能對時太子少傅薛綜因行酒至奉代
澤對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蟲入
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
吳君臨萬國天子之都衆座歡笑奉無以對澤性謙恭
小吏對問皆與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言容貌似不足
者然所聞少窮嘗以賈誼過秦論進帝欲方便諷諭以
明治亂十二月扶南國獻樂人是歲諸葛恪大破六安
殺魏將謝景收其民而還魏司馬懿率軍入舒恪遷於

柴桑

七年春二月以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嘉禾生宛陵八月詔曰督將亡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也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之車騎將軍朱然驃騎將軍步騭等各上疏言自蜀還者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前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成都事已彰露的無所託宜為之備帝良久曰不然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以負之

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軍昔魏入漢川此間始戒嚴亦未舉制會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為疑也且又治國舟舡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豈欲禦蜀人言皆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果如帝言而蜀竟無謀

八年春二月丞相江陵侯陸遜薨 遜字伯言吳人也本名議世為江東大族妻桓王女也遜年二十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尉領縣事海昌今之

鹽官也時旱遜開倉賑窮百姓懷之及帝統事而遜策定山賊帝用為帳下都督時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法擾亂人民遜入乃薦式為佳吏帝曰式表卿卿何稱善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臣臣更毀之是亂聖聽帝以為長者後呂蒙臥疾因上表言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帝納之累遷護軍鎮西將軍代呂蒙為右部督征關忠義克公安定南郡封華亭侯持節揚州牧多所辟舉及帝定荊州上表勸帝薦拔英異以

進南土人深納其言黃武初大破劉備於馬鞍山尋敗
曹休于夾休發背死遜還軍振旅凱歌入武昌帝授遜
輔國將軍鄧州牧改封江陵侯勅左右以御蓋覆之出
入殿門凡所賜與皆御物上珍羣臣莫比嘉禾中都護
諸軍與諸葛瑾等征襄陽定安陸石陽及為丞相詔領
揚州牧都督如故時帝寵魯王霸欲廢太子和遜上書
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以副至尊不宜動搖生
惡人心表三四上帝怒以重臣未即加法使人責之遜

不勝憤恚而薨性忠梗出言無私立朝肅如也帝嘗以諸子委遜教誨故建昌侯盧曾於堂前作關鴨欄遜見責之即令毀除學士南陽謝景與劉廙之談講以先刑後禮遜引大義訶之曰禮長於刑久矣何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若此之論不須講也左右失色為人素儉知足時年六十三死之日家無餘財夏五月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洪水溢出漂損二百餘家秋七月帝遊後苑觀公卿射征西將軍馬茂符節朱真

牙門將朱志無難都督虞欽等謀逆欲劫公卿襲帝事
覺夷三族八月大赦使校尉陳勲作屯田發屯兵三萬
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舡艦號破崗瀆上
下一十四埭通會市作邸閣仍於方山南截淮立埭號
曰方山埭今在縣東南七十里

業其瀆在句容東南二十五里上七埭入延陵

界下七埭入江寧界初東郡舡不得行京行江也晉宋
齊因之梁太子嗣改為破墩瀆遂廢之而開上容瀆在
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
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
瀆西流入江寧秦淮後至陳高祖即位又埭
上容而更修破崗至隋平陳乃詔並廢此瀆

九年夏四月甘露降武昌宮秋九月以驃騎大將軍步
騭為丞相車騎大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
為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將軍諸葛恪為大將
軍時用大錢物貴百姓不便詔除大錢卑物價使收其
錢銘為器

十年春適南宮

案輿地志南宮太子宮也宋置欣樂營
其地今在縣城二里半吳時太子宮在

南宮
南改號

改為太初宮詔移武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宮作

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請別更置帝曰大禹以卑宮為

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妨損農業且建康宮乃朕從
京來作府舍耳材柱率細年月久遠嘗恐朽壞今武昌
材木自在且用繕之冬十月大赦死罪是歲康僧會入
境置經行所朝夕禮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明帝感夢
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騰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
今無乃是其遺類乎因引見僧會其言佛教滅度已久
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於大內立壇結靜三七日得之
帝崇佛道以江東初有佛法遂於壇所立建初寺帝初

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嘗與遊處或止石頭四望山所
或遊於列洲時忽遇風玄船傾溺帝悲怨久之俄見玄
曳履從江上行來衣不濡而有酒色玄性好酒嘗飲醉
臥門前陂水中竟日醒乃止帝重之為方山立洞玄觀
後玄白曰昇天今方山猶有玄煮藥鐺及藥臼

案地輿志赤烏

二年為玄於方山立觀又吳錄云有術人姚光自言大
仙帝焚之火滅光坐灰中手持一卷帝看之不識初在
武昌日徵方士會稽介家者帝為立第給御帳號為介
君帝每從學厖形法前後所言皆驗帝曾問象鱗魚何
者為上象曰鰻帝曰海中魚不可卒得且言近者象曰
易得因指地灌水其中釣之得鰻以為鱸仍請使往蜀

市董為蓋初作鱸而去欲了而還使
者於蜀見張溫張溫因附家書而歸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三月太初宮成周迴五百
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正中曰公事門東曰昇賢
門左掖門西曰明陽門右掖門正東曰蒼龍門正西曰
白虎門正北曰玄武門起臨海等殿夏四月雨雹此有
德遭險誅伐過深之慮也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
白虎仁帝曰符瑞之應表德也何以臻於茲書云雖休
勿休公卿百司勉修所職以匡不逮宜各勵精思朕過

失秋丞相冀州牧番禹侯步騭 騭字子山臨淮人

性寬雅深沉能降志辱身研博道藝靡不貫覽漢末渡

江單身窮困與廣陵人衛旌種瓜自給晝則耕斲以勤

四體夜則端坐讀誦經書

吳錄會稽焦騭嘗為征羌令郡之豪也騭旌等共修刺奉

瓜以謁騭騭遇之甚薄旌恥之騭辭色自若及食騭自饗大菜飯騭等小盤菜如而已旌不能食騭飽食訖辭出旌怒曰寧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復何恥為旌字子旗位止尚書帝初

統事召騭為主簿與諸葛瑾嚴畯等並著英聲於吳中

累遷位持節征南中郎將交州刺史徵為驃騎將軍領

冀州牧時皇太子登在武昌與隲書問遠近士君子先
後之宜具條答于時建業人物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
遜朱然程秉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等
一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臣聞人君不親小事
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是以舜命九賢而天下治齊桓用
管仲則國治漢祖攬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
成功汲黯當朝淮南謀寢郅都守塞匈奴竄遁且賢人
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

化未被於漢北河洛有僭逆之醜誠覽英拔俊任賢之時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尋代陸遜為丞相封侯督西陵事在府舍誨育門人手不釋卷被服居處有如儒生喜怒不形於色寬弘得衆內外肅然帝深重之前後所薦達屈滯救患難書數十上并條疏時事帝並採用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然字義封本姓施氏丹陽人安國將軍朱治姊子也治初未有子啟桓王

養為嗣時年十三桓王許馬命召以羊酒賀之嘗與同學結好及帝統事年十九初為餘姚長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忠義立功遷昭武將軍假節代呂蒙鎮江陵與陸遜破劉脩斷後道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將夏侯尚曹真等圍江陵內外縣絕真等鑿地道立樓櫓起土山日夕臨城上弓弩雨射城中將士皆失色然神色自若意氣方厲率吏卒伺間出攻破賊兩屯攻圍凡一百八十日而撤退威振敵國改封當陽侯授左大司馬右

軍師寢疾二年帝日夜不安醫藥相望於道卒時年六十八帝素服舉哀子續嗣夏四月兩烏銜鵲墜於東觀丙寅詔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此羽蟲之孽又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東觀典校之府實天意焉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秋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冬右大司馬全琮卒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父柔舉孝廉累遷尚書郎桂陽太守嘗使琮將米數千石往吳中有所市易屬吳中饑荒琮皆散用空舡還柔大怒琮頓

首曰愚以所市非急當今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便賑
贍不及啟報柔深奇之自是北州人士避地多南依琮
居者百數琮傾家給濟之遂名顯遠近建安二十四年
劉備東出琮上疏請討關忠義帝與呂蒙陰議征之乃
擒關侯會公安置酒以琮為偏將軍封當陽亭侯尋與
呂範破魏軍洞口遷綏南將軍改封錢塘侯帝以吳地
險於富春東安郡使琮為太守琮到官明賞罰招誘降
附得萬餘人徵還尚魯班公主進衛將軍領徐州牧左

護軍自為將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養威持
重御軍任計不營小利初帝欲使太子登出征大臣不
敢言琮上疏諫之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詞未嘗
忤旨每進諫事輒納受宗族賞賜家累千金然尚謙虛
接士貌無驕色臨終上書諫帝不征珠崖夷州殊方異
域隔絕瘴海水土氣毒兵多疾病必無所獲萬一之利
卒時年五十二帝流涕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夜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

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洪水溢說曰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戒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亡胤嗣之應也時宮掖不穆魯王霸權傾太子大將軍陸遜太子太傅吾粲等極諫帝不納 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生數歲孤城姬見之謂其母曰此兒卿相骨也少孤賤為縣小吏縣令孫河奇之及河為將軍表粲為曲阿丞治有聲丞相孫劭知之舉為主簿累拜會稽太守徵入為太傅粲性忠亮抗直見魯王太盛上表切諫嫡庶不分非有國之宜魯王

怒因譖於帝帝怒收繫下獄死嗚呼以正喪身悲夫冬
十月金公主魯班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數讒太子帝
乃幽閉和於省內驃騎將軍丞相朱據進曰臣聞太子
國之本根立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
患帝終不受諫固執廢之據擁太子拒諫萬死不退大
臣泥首再拜而尚書屈晃復進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
海今三分鼎峙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
聖恩老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因叩頭流血詞氣不撓

帝登白爵觀見其言切惡之勅晃等曰無事何忽忽遂
斥還鄉里無難督陳延與五營督陳蒙等見帝廢太子
乃進諫云昔晉獻公殺申生奚齊晉國擾亂三代不止
帝大怒蒙等乃石出朱據為宜都丞中書令孫弘素惡
據耿直潛以偽詔賜死竟廢太子和為庶人遷於故鄣
賜魯霸死大臣坐誅者十餘人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
少有姿貌膂力絕人善論難才兼文武累至建義校尉
黃龍初帝將都建業召入尚主拜駙馬都尉遷左將軍

封雲陽侯領丞相年五十七見殺十一月立子亮為皇太子是月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有神人授書告改年立后帝大赦改明年為太元元年

太元元年臨海羅陽有神自稱王表周旋人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有一婢名紡績常隨侍帝聞之使中書郎季宗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往迎之神至建業勅於蒼龍門外立第宅所經山川之神輒使與神相聞言吉凶水旱往往有驗帝之納邪拒諫近之矣五月立

皇后潘氏八月朔大風江海溢平地水一丈右將軍呂
據取太舡以備宮內帝聞之喜是月風拔高樹三千餘
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瓦飛落華覈以為役繁賦重區
務不容之効也因條奏之帝曾不省冬十一月幸曲阿
祭高陵大赦還風疾驛徵大將軍恪為太傅詔省徭役
二年春正月帝臥疾悟和無罪欲徵還孫弘等固諫事
不再乃止封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
休為瑯琊王居虎林二月大赦天下改元神鳳元年皇

后潘氏暴崩於內宮 后諱淑會稽句章人后自織室
召入得幸常說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
生少帝性陰妬善容媚自始及卒譖害無已既病宮人
侍疾不堪勞苦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言中惡尋而事泄
坐誅者六七十人三月帝疾使有司傳詔問神人王表請
福表云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夏四
月乙未帝崩于內殿遺詔太子太傅諸葛恪與太常滕
胤衛將軍孫資等輔太子亮秋七月葬蔣陵今縣東北

十五里鍾山之陽

案帝四十即吳王位七年四十七即帝位二十四年年
七十一崩羣臣上諡為大皇帝廟曰太祖 帝屈身忍
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故克跨江表成鼎峙之業
然多嫌忌果於殺戮末年滋甚信用讒說竟廢嫡嗣初
桓王定江東遠修貢於漢漢使劉琬加錫命琬至江東
見桓王諸兄弟顧諸人曰孫氏諸子皆俊傑然壽並不
長唯中子孝廉權當有大貴之相骨體非人臣也壽又

金史卷之二
最長君試記之後果成帝業何見知之明也

建康寶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三

唐 許嵩 撰

吳

廢帝

廢帝亮字子明大帝少子母潘皇后赤烏七年生於內殿十三年年七歲冬十一月立為皇太子神鳳元年夏四月乙未大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太傅諸葛恪

輔政太常滕胤副焉進羣臣爵有差秋九月桃李花開
此舒緩之應也初大帝黃龍二年築東興堤以遏湖水
後征淮南敗由是廢至此冬十月諸葛恪率諸軍會於
東興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
畧守之引軍而歸十二月丙申大風雷電魏恥吳入境
築城乃遣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來攻東興堤
恪舉衆四萬往救之遵等勅諸軍為浮橋渡陣於堤上
分攻兩城城所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

唐咨丁奉等為前部恪自繼之時天寒雪魏軍會飲見
贊等兵少又不持戈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堤大笑不
即嚴兵贊等得上便鼓噪亂斬魏軍擾亂散走爭渡浮
橋橋壞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沒死者數萬擒故叛將韓
綜斬之走諸葛誕獲車馬驢騾各數千器械資糧山積
振旅而歸加恪都督中外諸軍事荆揚二州牧丞相陽
都侯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是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
建興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立皇后全尚女太祖

魯班公主諧廢太子和而勸太祖立亮以尚女為妃及即位立為后 尚字子真吳郡錢塘人以后父故累遷右衛將軍錄尚書事封永平侯時全氏為侯者五人並典兵馬其為侍郎都尉左右宿衛甚衆自吳興已來外戚之盛莫過也三月諸葛恪伐魏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兵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違時時至亦不可失今敵國政在私門上下猜隔兵挫於外民怨於內今若大舉伐之吳攻其東蜀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

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輕虛之敵破之必矣維然之
恪遂大舉郡邑二十萬衆渡江圍魏新城久不拔民疲
士卒多流亡乃引軍還住江濱欲起屯潯陽朝廷數詔
徵還使者相屬秋八月恪至京師陳兵入府召中書孫
嘿責之曰卿何敢妄數作詔嘿懼因病還家恪愈作威
嚴多所罪責小大吁怨九月又治兵向青徐左右切諫
軍旅不宜數動恪不受諫冬十月大饗公卿因會乃殺
恪於殿內以葦席裹屍箴束其腰投於石子岡時年五

十一先有童謠云諸葛恪何弱弱蘆單衣篋鉤絡何處
求城子閣城子閣反語石子崗也謠言果驗 恪字元
遜瑾之長子有才名少鬚眉折頰大口高聲發藻岐嶷
辯論機捷應答無方時人莫與為對太祖奇之謂瑾曰
藍田出玉真不虛也自中庶子為太子賓友左輔都尉
嘗從太祖會羣臣歡甚以恪父面長似驢取驢署曰諸
葛瑾示恪恪借太祖筆書之驢二字太祖大笑以驢賜
恪他日又從容問曰卿父與叔父孰賢曰臣父為優帝

問何故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為優初置節度
典軍糧特令恪代徐祥領之尋為撫越將軍丹陽太守
父瑾聞之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蜂至鳥竄難以霸統
恪陳必安之計時年三十二授武騎威儀鼓吹道引到
府移書丹陽吳郡會稽新都壽陽等四郡屬城長吏令各
保疆立部伍其從化人悉令屯居而使諸將羅兵阻險莫
與交鋒候禾稼熟則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
不收在山之民饑困自出者輒不得拘執任其來往慰

撫之山越大治人皆安堵累遷威北將軍屯柴桑初與
陸遜不和嘗善譽遜遜薨代為大將軍荊州牧假節鎮
武昌太元末受顧命帝即位獨擅內外事百官摠已以
聽於恪恪始為政罷視聽息校官原逋債除關稅崇恩
澤遠近懽悅每一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面既而北伐
衆殆人勞侍中武衛將軍孫峻等因人不堪密與帝謀
誅之其夜恪精爽不安及明盥嗽聞水及衣裳血腥將
升車犬又頻頻引其衣恪還坐曰犬不欲吾行乎少間

又出犬復銜衣牽之恪乃逐犬登車至宮門散騎常侍
張約朱思等密書報恪恪謂滕胤曰孫峻小子何能為
也遂入坐定酒數行峻起如廁解長衣持刀曰有詔收
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出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
傷左手峻應手斫斷右臂武衛皆拔刃欲上殿峻告曰
所殺惟恪一人今已死悉令復刃使收其家家人不知
恪侍婢忽然於中堂脚自離地頂上柱屋梁作聲云公
為孫峻所殺內外驚擾中子長水校尉疎與弟步兵校

尉建車載母建渡江疎至白都峻遣將軍劉永追斬疎
又逐建於江西數里夷三族大赦天下以峻為丞相大
將軍封富春侯初恪征淮南時有孝子杖縗經入閣中
侍者白恪恪詰問之孝子曰向不知所入中外守備亦
不見之及出行後廳棟中折在新城往來白虹見其舡
又遠其車果是遇害

崇地圖宅在城東二里玄風觀前橫路南

十一月有五

大鳥見于春申改明年為五鳳元年

元年春正月以大將軍左司馬李衡為丹陽太守自蕪湖又

徙治宛陵秋九月魏相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十二月星

孛于牛斗交趾稗草化為稻此草妖也昔三苗亡而五穀變

二年春正月驃騎將軍呂據襲壽春魏將文欽降淮南

餘衆數萬來奔秋七月孫儀林恂等謀殺大將軍峻事

覺伏誅陽羨黑山石自立曰當有庶人為帝之祥

案京房易

傳曰石自立於山則同姓平地則異姓于寶以為孫皓承廢得立或云孫休見立之應

大旱使衛

尉馮朝城廣陵以將軍吳璜為廣陵太守

三年春正月新作太廟遷太祖神主大赦改太平元年

二月用魏將文欽計大舉兵伐魏八月遣欽為先鋒以
呂據朱異劉纂唐咨等自江都引衆軍入淮泗以繼之
諸軍將發孫峻餞於石頭因入呂據營見軍御整齊惡
之乃稱心痛而歸遂夢諸葛恪擊之因痛甚表弟偏將
軍緄輔政九月丁亥峻薨峻字子遠武烈帝弟靜之
曾孫父恭位散騎常侍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累遷侍
中武衛將軍受遺與諸葛恪輔少帝既誅恪督中外諸
軍事滕胤以恪子疎妻父辭位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

侯何為封胥為高密侯峻性驕矜多所刑殺奸亂宮人
與公主魯班私通而因孫儀事用讒害魯育公主薨時
年三十八戊子以孫綝為侍中輔政壬辰太白犯南斗
呂據等至江北聞綝代峻大恐乃表薦衛將軍滕胤為
丞相綝不聽癸卯以胤為大司馬據又密使使與滕胤
謀自廣陵引軍還討孫綝與胤會蒼龍門是夜風急據
不至綝使華容勒兵攻胤殺之胤字承嗣父胄能屬
文太祖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早錄其

功封肩為都亭侯肩為人厲行有威儀容止可觀每正朔朝會大臣見之皆歎重之年三十起家中郎累遷丹陽太守尋轉會稽太守每斷獄訟察言觀色務盡人情理有窮厄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太元末與諸葛恪受遺輔少主恪每出征肩常居守統留後事肩白日接客夜省文書連夜不臥孫峻輔政封高密侯至是遇害己酉遣將軍施寬劉承等將兵逆呂據左右皆勸據入魏據曰恥為叛臣遂殺於新洲夷三族 據字世議大司馬

範次子冬十一月絳為大將軍封永寧侯十二月帝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正月乙卯詔分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帝始臨正殿大赦境內親政事時孫絳有所表奏皆難問之又選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人以大將軍子弟有勇者為之將帥詔曰朕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馬自後常出中書省視先帝故事詰問左

右曰先帝數有特詔今大將軍關事但令我書可耶左
右懼無以答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保壽春
叛魏使將軍朱成詣闕上表稱臣兼子靚與長史吳綱
及諸牙門子弟為質請援秋七月詔使大都督朱異將
軍唐咨丁奉全端等精甲五萬據壽春大將軍孫綝自
率衆繼之為魏將司馬昭所破將軍全端錢塘侯全澤
等與諸葛宗親十餘人皆降於魏九月綝自淮南歸還
軍中申救淮南戰死者加爵賞為舉哀

三年秋七月封齊王奮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帝以絀專恣自固嫌忌之九月詔黃門侍郎全紀密令與父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謀誅絀全紀母絀之從姊也其夜知謀以告絀絀懼戊午夜以兵襲宮取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絀將廢帝乃召公卿大臣會宮門議曰少帝長病昏亂不可以當大位使光祿勳孟宗告宗廟廢之以狀赴近遠尚書桓彝正色不肯署名絀怒遂殺彝 彝字公長臨湘人也

魏尚書令階之弟也累遷尚書以正直見殺

案吳志晉平吳薛瑩

入晉晉武帝問吳之名臣答曰桓彝有忠貞之節

庚申使中郎李崇奪帝璽綬

為會稽王帝九歲即位立七年遣將軍孫耽送帝之國

徙全尚家於零陵遷公主魯班於豫章帝年十六永安

三年見殺崩于候官道上晉太康中吳故少府卿丹陽

戴顯上表迎屍歸葬賴鄉帝幼而聰悟有成人之鑒

年七歲為皇太子見傅相具師資之禮大臣重之及即

位政雖非已出而口不戲言諸葛恪之誅也衛將軍孫

竣收恪帝大言曰非我所為及孫綝秉政有奏多所問
難綝懼稱疾不朝又曾暑月遊西苑方食青梅使黃門
至中藏取蜜黃門先恨藏吏乃取鼠糞投蜜中言藏吏
不謹帝即敕吏持蜜瓶入帝問曰既蓋之且有掩覆
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恨於爾耶吏叩頭曰彼嘗從臣求
官席席有數臣不與帝曰必此也黃門不伏侍中刁玄張
邠等收黃門與藏吏付獄帝曰易知耳令破鼠糞糞中
猶燥帝大笑謂玄邠曰若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乃燥

是黃門所為也黃門懼即自首伏法左右莫不驚竦矣

景皇帝

景皇帝休字子烈母王夫人年十七太元二年封為瑯琊王居虎林廢帝即位大將軍諸葛恪不欲令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帝於丹陽郡郡守李衡數以事侵帝帝上書求他郡詔徙於會稽曹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後心異之太平三年九月戊午孫綝廢少帝而遭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會稽迎帝帝初不信楷答具啟本意

帝遂行未至而孫綝悔欲入宮將圖不軌召百官會議於相府皆惶懼失色常侍虞詡進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權上安宗廟下惠兆民小大踴躍以為伊霍復見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則羣下搖動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悅冬十月帝至曲阿有老翁干帝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大王速行帝善之即日進布塞亭武衛將軍孫恩行丞相事率百官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立行宮以武帳為

便殿設御座己卯帝至望便殿止羣臣三請再拜陞殿
謙不即座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綬帝三
讓羣臣三請帝曰諸侯將相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命
乃受璽綬即帝位百官以次奉引帝就乘輿羣臣陪位
孫綝迎於土山之半野拜於道左帝下車答拜即日入
宮御正殿大赦改元為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以綝
為丞相大將軍荊州牧食五縣以弟恩為御史大夫弟
幹弟闡皆封侯餘功臣行賞有差綝乃詣闕上書乞上

印綬節鉞退還田里帝不許丹陽太守李衡以前嫌自
拘有司表列罪失帝曰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君乃使還
郡封威遠將軍領丹陽太守 衡字叔平襄陽兵家子

漢末入吳為武昌渡長聞羊衡有知人之鑒往干之衡
曰多事之世尚書郎才也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人
臣畏之莫有敢言者衡曰此非李衡無以困壹遂共薦
為郎太祖引見喜之衡乃口陳呂壹奸短數千言太祖
有媿色後數月壹事發生誅衡大見顯用累遷諸葛恪

司馬幹恪府事恪誅守丹陽太守時帝為瑯琊王在郡
人家淫放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常諫不可衡不從尋
而帝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至此今奔魏何如妻
曰不可君本庶人先帝賞拔過量既作無禮而復逆自
猜嫌逃叛求活北歸復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瑯琊王
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
君可自囚詣獄表陳前失請罪如此必當逆見優饒非
但求活而已衡從其言衡欲子孫儲業妻輒不聽曰財

聚則禍生衡遂不言後密使人於江陵龍陽洲上作宅
種柑橘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惡吾治家故窮如此
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綃壹疋當足
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父每
欲積財吾常以為患不許七八年來失十戶客不言所
之當是汝父有此故也恒見汝父稱太史公言江陵千
樹橘亦可比封侯吾答云人患無德不患不富貴若貴
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今無乃是耶子訪得之

紫吳
志吳

末李衡橘園成歲得絹千尺家道殷足
至晉成康中宅上猶有故枯橘樹存焉

己丑封故太子

和子皓為烏程侯弟德為錢塘侯弟謙為永安侯庚寅
羣臣奏請立后及太子帝讓不受十一月甲午有風四
轉五復蒙霧連日時孫綝既擅廢立權傾人主一門五
侯並典禁兵有所陳述帝敬而不違自吳朝未之有也
壬子詔吏家為役有三人五人者並免父兄一人永昌
亭陪位者加爵一級十二月綝日益橫遂持牛酒進奉
於帝帝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怨言曰初廢少主

人多勸吾自取之吾以帝賢故迎之帝非吾不立今上
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須改圖耳布以言聞於帝帝
銜之恐即有變優詔加賞賜有告緄反者帝付緄緄殺
之而心愈懼因孟宗求出武昌帝許之詔給武庫精甲
萬人右軍將軍魏邈言於帝曰緄不可使居外居外必
生變帝不答丙寅武衛將軍施朔等密表云緄反狀已
露帝省表與左將軍張布郗鄉侯丁奉密謀因戊辰臘
會使公卿執緄將入疑內有變表辭疾帝使彊起之緄

不得已令外整兵於府待吾入後起火因是可得速出
及赴會百寮陞殿而府中火起絺遽求出看火帝止之
曰外兵自多何勞丞相絺起離席帝目丁奉張布等命
左右縛絺叩頭求徙交州帝怒曰何不徙滕胤呂據
叱送斬之其同謀者皆赦放杖者五千人追殺絺弟幹
閹於中江發孫峻塚而剖其棺斲其屍收其印綬大赦
天下一切亡官遷徙皆放還詔諸葛恪滕胤呂據等並
無罪見害並宜改葬追贈其家復其田宅羣臣有乞為

恪立碑以銘勲德博士盛冲以為不合帝曰盛夏出軍
士卒傷損無赤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
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是矣遂寢之帝恥與綝等同族
勅除屬籍曰故峻故綝云 綝字子通與峻同祖即武
烈皇帝弟靜之子嵩之子也嵩生二子恭綽恭生峻綽
生綝綝輔少主奏請多見推諉懼不自安及救諸葛誕
歸便稱疾不朝築室朱雀橋南分遣諸弟入宿衛欲樹
諸黨專朝自固少主嫌之因推孫峻殺朱主事將欲誅

緜緜乃廢少主迎帝遂乃肆意侮慢人神燒大航及伍
胥廟毀壞浮圖塔寺斬道人
是月詔初置五經博士一
人助教三人

二年春正月諸葛恪故吏臨淮臧均上表論諸葛恪三
世有大功請收其屍改葬帝許之二月備九卿官下詔
勸廣農事進用忠賢以紀亮為尚書令亮子陟為中書
令每朝列坐帝以雲母屏風隔之

三年春使五官中郎將薛珣聘蜀求馬還帝問蜀政得

失珣對曰蜀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不聞正言經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母子相樂自以為安也竄決棟焚而燕雀恬然不知禍之將至是其謂乎帝聞之慄然二月西陵言赤烏見秋使都尉嚴密作浦里塘開丹陽湖田衛將軍濮陽興率兵會成之時會稽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司以聞帝詔黜亮為候官侯使之國道上令鴟殺之分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是年得大鼎於建德縣告太廟

作寶鼎歌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溢滿是月魏相國司馬昭弒其君髦八月使周奔石偉行風俗宣慰將吏問民勞苦為黜陟之詔九月白龍見布山吳人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黃龍見始興八月壬午大風震雷甲午有司奏請立皇后帝乃尊所生王夫人謚為敬懷皇后改葬敬陵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

立子靈為皇太子大赦詔自立四子靈靈鉅寇等名字
欲令後世易避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丁密
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 宗字子恭江夏人性至孝幼
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
兒無德致客客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氣類相接宗讀
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將相器也及長為驃騎朱據
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遇夜雨屋漏因泣以謝母母
曰但當勉之何當泣也據後稍知之除鹽池司馬能自

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使送還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母非避嫌也尋遷吳縣令時不得將家之官宗在官每得新物未寄母不先食之又母亡時禁長吏不得奔喪宗犯禁奔喪既而詣武昌請拘大將軍陸遜表陳孝行請於帝帝降罪母性嗜笋冬節將至宗乃入竹林泣笋為之生得以供祭後累遷位至光祿勳御史大夫後主即位宗避後主諱改名仁以張布為中軍督委萬機於布委軍國於濮陽興詔中書郎領博士韋昭依劉向故

事校定衆書而帝悅意典籍唯春夏二時出射雉暫廢

耳是年遣察戰往交趾調孔雀大猪

紫吳錄察戰是吳時官號舊陽都有

察戰巷在今縣城南二里禪衆寺門或云晉庾亮拒蘇峻七戰於此巷亦名七戰巷也

詔召祭酒

韋昭博士盛冲二人入侍講論時張布既典宮省知二

人切直恐發陰失帝讓之布等叩頭謝而昭竟不入

六年春長沙言青龍見慈湖言白鷺見豫章言赤雀見

秋七月魏使鄧艾鍾會伐蜀九月蜀以魏見伐來告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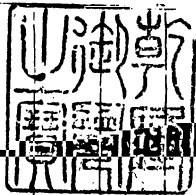
大將軍丁奉督征西將軍留平將軍丁封施績等諸軍

分向壽陽南郡汙中救蜀帝召羣臣於前殿議曰司馬氏得政已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者不憂其本況彼之事地乎軍師將軍張悌對曰以臣愚料則不然曹操雖功蓋天下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不懷其德丕叡承之繼以躁虐內興宮室外拒雄豪東西馳騁無歲獲安彼之失人爲日且久司馬懿父子自握其

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示平惠為之謀主以救其疾
民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
而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國如反掌任賢使能
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此威武張矣本根固矣
羣臣伏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我
黷武民勞本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筭
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必克乎若不克不過無功終無奔
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劒利而秦昭懼

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左右皆嗤之而未信冬十月大將軍陸抗上表言成都守蜀主劉禪降帝聞深憶張悌之言不樂詔丁奉等還軍癸未災石頭小城西南一百八十丈是月詔分武陵為天門郡七年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廬江兵討之復分交州置廣州八月癸未帝遇疾口不能言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太子暉出拜丞相帝把興臂指暉託之丙戌帝崩于內殿十二月葬定

陵年二十四即位。在位七年。年三十一。謚曰景皇帝。



建康實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錄卷四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陳木

謄錄監生_臣寧汝欄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四

唐 許嵩 撰

吳

後主

後主諱皓字元宗大帝孫廢太子和之長子一名彭祖
字皓宗景帝永安九年封烏程侯七年七月景帝崩時
蜀新亡而交趾數叛國內震懼議立長君而左典軍萬彧

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
儔又加之好學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與張布遂言於
朱太后欲以後主為嗣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
苟吳國無殞宗廟有賴則可矣遂定議迎後主庚寅即
皇帝位改元元興元年以濮陽興為侍中丞相領青州
牧上大將軍施績為左大司馬丁奉為右大司馬張布
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各增班秩秋九月貶太后為景
皇后稱安定宮追謚父和為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

二百家祖母王氏為大懿皇后母何氏為文皇后立夫
人滕氏為皇后 后諱芳蘭太常滕胤族女父牧五官
中郎將帝為烏程侯時納為妃及此拜后封高密侯後
寵衰何太后保護常供養昇平宮天紀四年隨帝北遷
薨於洛陽冬十月封景帝子璽為豫章王次子璽為汝
南王次子鉅為梁王次子冠為陳王以禮葬魯育公主
主字小虎大帝次女步后所生適朱據初全主諧王
夫人并廢太子和欲立魯肅王霸為嗣朱主不聽全主

恨之及少帝即位孫儀謀殺孫峻事覺伏誅全主因譖

朱主理於石子岡

案搜神記後主欲改葬主塚瘞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

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戰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見一女年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蒙丹絳絲屨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酒史進一塚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二巫不謀而言同遂開棺衣服與所言同爾

後主初即位儉素發優詔恤民開倉振

窮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得志遂寵暴驕恣多忌諱好酒愛殺小大失望丞相濮陽興侍中張布等竊悔立之尚書

萬或聞之而構於帝帝潛怒使收興布等下獄十一月
詔徙興交州布廣州並追道殺之夷三族 興字子元
陳留人父逸漢末避亂江東興少有士名太祖時為上
虞令遷尚書左曹五官中郎將使蜀還拜會稽太守瑯
琊王之在郡興深相結及王即位徵為太常衛將軍封
外黃侯時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公卿議不定興
以為便就之遷丞相與中軍督張布為表裏布小女時
為美人及布誅後帝從容問美人曰父何在美人答曰

為賊所殺帝怒又殺美人後思之問左右左右答美人有姊適衛尉馮朝子純即布長女也後主奪之入宮拜為左夫人極寵廢朝事十二月司馬昭為魏相國遣使徐紹齋書來陳事勢利害

元興二年春正月分吳郡丹陽等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二月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隨紹或報魏書兩頭言白不著姓司馬昭銜之陟之奉使也入境問諱入國問俗至魏魏將王布示之馬射而問陟曰吳之

君子亦能此否陟答曰此軍人騎卒之肄業也非士君子之所宜為也布大慙陟等既至魏司馬昭問來時吳主如何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官陪位昭饗陟百寮畢會問陟曰彼戎備幾何答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昭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答曰疆界雖遠而其險惡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至於防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禮而還夏四月甘露降蔣陵五月大赦改甘露元年秋七月逼殺景皇后朱

氏於苑中小屋治喪內外知其非疾皆痛之又遷其四

子於吳道追殺靈靈二人后太祖女魯育公主生父據

赤烏末太祖納為瑯琊妃

案吳書初孫峻既用全主讒殺朱主后隨王在郡王懼遣

后還建業執手泣別及至峻遣后就王太平中少帝知

朱主為全主譖害鞠問朱主死意全主懼答皆據二子

熊損所白帝遂殺熊損損妻峻妹也孫綝益忌遂謀廢

帝立瑯琊王王即位永安五年立為皇后七年景帝崩

群臣上尊號為皇太后後主即位九月西陵督步闡上

貶為景帝后是年見殺合葬定陵

表請徙都武昌後主納之鎮西將軍陸凱見揚土百姓

沂流供給為患又時政多謬黎元窮匱乃進表諫帝言

武昌土地危險堯堯非王都安國養民故先帝嫌之遷都於此且童謡云寧歸建業死不就武昌居童謡之言以安居而比死足明民之所苦也不聽即日大駕將發留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冬十月使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於魏弔祭司馬文王後主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卿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儼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謹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皆不能屈羊祜等與結縞帶之好十一月後主至武

昌大赦分零陵南部為始安郡分桂陽南部為始興郡
十二月晉受魏禪

甘露二年春正月張儼丁忠等使晉還儼道遇病卒而
忠獨歸言北方無戰備且弋陽可襲而取後主大悅信
之因置酒會公卿大飲令左右相嘲為樂常侍王蕃嘲
尚書萬彧曰魚潛於泉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
橫處非分彧出自溪谷羊質虎皮彧答曰唐虞之朝無
謬舉之才造父之側無驚蹇之乘由是銜之蕃既沉醉

後主輿出因請還蕃為人有威儀行動自若後主不悅時萬或陳聲等承顏爭毀之後主大怒叱左右收殿下斬之太常滕牧征西劉平等苦請不得 蕃字永元廬

江人博學多聞自尚書郎去官歸讀書景帝即位與賀

劬入為常侍性切直處朝蹇諤陸凱重之時年三十九

案江表傳後主將徙武昌問蕃射不主皮蕃不時答後主怒之即於殿上新蕃出登來山令親近將跳蕃頭作虎狼爭咋頭皆碎以示威使無敢犯者與吳錄不同 二月後主既得丁忠定議欲

北伐右司馬丁奉言忠不可信師出必無功後主大怒

不納大將軍陸凱等固諫不可乃止於是自絕於晉秋八月因得大鼎改元為寶鼎元年大赦以鎮西將軍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彥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反劫後主弟永安侯謙為主出烏程取故太子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等逆討於九里汀之牛屯獲謙醜殺之 謙字公遜太祖

孫故太子和次子景帝封永安侯

永安今在湖州武康縣案吳錄施但等見

後主上武昌遂謀反劫謙至秣陵欲立為帝擇日使召留後丁固諸葛靚乃與丁固等拒破之

初望氣

者云荊州有天子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後主上
武昌仍使掘破荊州界大臣名塚斷其山崗而但等果
反後主自以為得計聞但平後乃使百餘精甲鼓譟入
建業殺謙妻子號曰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
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以零陵部
為邵陵郡十一月將欲還建業左丞相大將軍陸凱諫
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
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國之根也誠宜重

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已來君
威傷於桀紂君明暗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
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
為作妖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尊君於不義敗
政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
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遷徙傾動搔擾百姓民
吏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後主大怒發
凱前後諫表使近臣趙欽以口詔報凱曰卿往表言朕

不遵先帝有何不平君諫非也但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衰耗可不得徙乎凱因重上疏言後主不遵先帝二十事曰臣竊見陛下親政已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盛意驅馳六軍流弊縱陛下一身安奈百姓愁苦何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代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

謬斯杜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而陛下忿其苦詞惡其
直對臬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職悲悼咸以吳
國夫差復存以先帝親賢陛下反棄之是不遵先帝二
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
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彊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
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
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慨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
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女妻之見單衣

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取而埋之陛下反之是不遵先
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由嬖妾先帝鑒之以
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
宮數萬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內風雨逆度正由
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
臨昨已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
奸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純麗宮無高
臺物無雕飾故國富民充奸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

竭其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
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
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
所棄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羣臣抑損
醇醴臣下終日無失慢之色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
下拘以瞻視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
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桓靈
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

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吁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時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唯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嘆曰國以民為本以食為天衣其次之三者朕存之於心今則農桑並廢是不遵先

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浮華者登明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明則士民散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所在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晉景帝時交趾之亂實由茲起是為

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之吏民之仇讎
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
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
咸久於位然後考績黜陟今莅政無幾便即徵召遷轉
迎新送故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
十九也先帝每察寬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
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
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焉後主

大怒為其重臣難以法繩忍之十二月還自武昌留衛將軍滕牧鎮武昌

二年夏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攘諸營地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制以奇石左彎碕右臨砌又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遶堂殿窮極伎巧功費萬

倍

案輿地志太祖鑿城北溝北接玄武湖後主所引湖

內水並解在前卷晉左太冲作吳都賦曰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櫺對杼連閣相經閣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砌雕鑿鏤案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

仙靈又曰高門有閤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淶水玄蔭眈眈清流疊疊列寺七里夾棟陽路屯營櫺比廨署基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斜互案宮城記吳時自宮門南出夾苑路至朱雀門七八里府寺相屬橫塘今在淮水南近陶家渚俗謂回軍毋狀古來緣江築長堤謂之橫塘淮在北接柵塘在今秦淮逕口吳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南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二十里至孫林孫林南上二十里至板橋板橋上三十里至烈洲洲有小河可止商旅以避烈風故名烈洲又洲上有小山形如粟亦謂之粟洲吳時烈洲長封洲

一百二十步長干已注解在前卷

時大將軍陸凱徐

陵亭侯華覈上書諫曰敵國彊大西蜀傾覆深可為憂臣以為安撫修德在急而功作無益於時後主不納覈

為兼東觀令領右國史累陳讓表後主使人謂曰東觀
儒林之府非名學碩儒無以任其職以卿研精墳典與
班張楊蔡為儔故授何乃謙光而自菲薄秋七月使大
匠卿薛珣營寢堂號曰清廟冬十月遣守丞相孟仁太
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
神於明陵引見仁等親拜送於庭十二月仁奉靈輿法
駕至後主遣中使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言
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後主悲泣悉詔公卿詣闕賜

各有差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後主於金城門
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閣翌日拜廟薦祭歛歛悲感比
至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夫祭不欲數數則
瀆宜以禮斷情乃止十二月新宮成周五百丈署曰昭
明宮開臨研彎碣之門正殿曰赤烏殿後主移居之是歲分
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是歲左夫人張氏薨後主哀念
過甚留葬苑內臨哭數月不出聽事民間訛言後主已
死章安侯奮當立時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

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後主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章
安侯及其五子 奮字子陽魯王霸母弟太元二年封
齊王居武昌少帝即位大將軍諸葛恪執政不欲令諸
王處江濱兵馬地徙於豫章奮不從命恪為書與奮奮
奔南昌逸遊無度恪誅後徑下至蕪湖欲入建業觀變
殺傅相坐廢為庶人徙章安太平中又封章安侯至是
以訛言見殺

三年春後主大舉將家西上初廢帝太平元年冬丁亥

使蜀還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厯數事遂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魏人言壽春下童謠曰吳天子當西上是年後主聞之大喜曰此天命也遂載太后已下六宮嬪妾千餘人濟自牛渚陸道西上呼云青蓋入洛陽以從天命行至華里遇大雪途壞兵士皆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欲死妃后菜色兵人不堪曰若遇敵當便倒戈耳左右進諫皆不納東觀令華覈固爭後主乃遂追

前出軍伐晉無功事大司馬丁奉斬之 奉字承淵廬
江安豐人少驍勇常從征伐斬將奪旗曾不避敵累以
功遷冠軍將軍封都亭侯廢帝即位隨諸葛恪拒魏軍
於東興為前鋒將三千銳卒先據要害便令兵人解甲
著冑魏軍大笑之不為備奉乃縱兵擊之大破魏軍進
滅寇將軍改封都鄉侯又從孫峻征淮南跨馬提戈突
入其陣取文欽而歸景帝立謀與張布等因獵會殺孫
綝遷大將軍領徐州牧後主立進右大司馬至是見讒

追過斬之徙家於臨川冬十月蒼梧太守陶璜與監軍
虞汜大破晉交阯太守楊稷稷降因定日南九真大赦
分交阯為新昌郡破扶嚴置武平郡十一月鳳皇集西
苑大赦改明年為鳳皇元年秋八月左丞相萬彧以泄
禁中語因會飲毒不死自殺是月西陵督步闡反降晉
闡字仲思丞相騭次子以功封西陵亭侯繼業督西
陵至是後主徵入為繞帳督闡以累世在西陵卒見徵
命自以為失職懼讒乃不應召據城降晉使兄子璿往

洛陽為質後主遣大將軍陸抗討擒之夷三族

二年春宮人至市劫百姓財物司市中郎陳聲收宮人
繩以法後主聞之忿以他事燒鋸斷聲頭棄其屍於四
望山下

三年春臨海太守奚熙以疑舉兵斷海路為其部曲所

殺傳首建業夷三族

案江表傳後主左夫人死思念之於苑中作大冢葬之使工刻桐人

於冢內以為兵衛多送珍玩之物不可勝計葬後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墓大奢皆謂主已崩而今立者何氏子也時後主舅子何都兒貌似後主是以百姓有此言或云章安侯奮當立故奚熙信訛言欲還建業至

是年乃三月司徒丁固卒 固字子賤會稽山陰人幼
舉兵反

孤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少居貧色養與宗族同寒
煖虞翻深敬異之累著位廷尉景帝時為右御史大夫
曾夢松生腹上懼問左右或占之曰松字十八公後十
八年當為公至是果然秋九月尚書僕射高陵侯韋昭
以嫌收下獄獄中因吏上書陳所著洞紀自包羲已下
至秦漢為三卷又作官訓一卷辯釋名一卷冀以此求
免後主覽書恠其垢汙大怒昭懼因叩頭五百下兩手

自搏右國史華覈率公卿連上表救之流涕進言曰昭
學業幽邃國之良臣年過七十乞赦其餘年以成大吳
之備典後主益怒曰欲書朕過耶竟誅之徙家於零陵
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善屬文舉孝廉累遷
尚書郎太子中庶子侍太子和講在東宮時賓客蔡頴
好博奕太子以為無益命昭著論言得失言詞清妙當
世重之及和廢轉黃門侍郎少帝立為太史修撰吳書
與華覈薛瑩等參同其事景帝立進中書侍郎領國子

祭酒帝好學詔令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延入侍講後
主立封高陵亭侯遷尚書僕射兼中常侍領左國史時
有屢言瑞應後主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後主
銜之及欲為父和作本紀昭執不登帝位宜為傳後主
怨由是漸見嫌責昭恐上表自陳衰老去職以成所造之書
後主不聽昭懼成疾因侍宴後主每宴無不竟日酒率以七
升為限昭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時常為裁減或賜茶
代之及寵衰更見逼彊且酒後又令侍臣折難公卿嘲弄私

短為歡昭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故但示難問經義
言論後主以為不承用詔命又嫌前答筐筐之言積前
後事遂收下獄死時年七十三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
人分至州郡料出亡叛戶口大司馬荊州牧陸抗薨

抗字幼節丞相遜嗣子桓王外孫年二十襲封江陵侯
累遷立節中郎將赤烏中自完城與諸葛恪換屯屯柴
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桑果不得妄伐恪
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後

屢以征伐功拜領軍大將軍益州牧尋遷西陵樂鄉公
安諸軍事因陳時宜於後主一十七條而切言何定弄
權閹宦專政之事鳳皇初步闡以西陵降晉抗率諸將
大破晉軍而梟閹首修理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故
得將士歡心時晉以羊祜為荊州刺史與抗隣境抗祜
推僑札之交抗嘗遺祜酒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
抗亦推誠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矣尋加
都督大司馬荊州牧鳳皇二年就拜之明年夏病上表

勸益兵西陵西陵國之西蕃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
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至秋遂薨時年

五十一晏嗣

案吳志抗生四子長晏次景次機次雲

十二月詔分鬱林為

桂林郡十一月侍中太尉范慎薨慎字孝敬廣陵人性

多純直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貴之自侍

中出為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齊後主將遷都甚憚之拜

太尉慎恨久為將老耄請還軍士戀之隕涕而別

案范氏家

傳慎著書二十

是歲大疫

篇號曰殤非

四年春吳郡上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二分上有年月
字因赦改元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
長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靜至是湖忽
開通或云當太平青蓋入洛後主以問奉禁都尉陳訓
訓曰臣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謂人曰青蓋入
洛將有興觀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又於湖邊得石函函
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
又改元為天璽元年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

案吳錄
其文東

觀華嚴作其字大篆未知誰書或傳是皇象恐非在今縣南四十里龍山下其石折為三段時人呼為段石岡

也

秋旱會稽太守車浚以民饑表出倉賑貸後主怒以浚樹恩私遣人就斬之時東湖太守張詠以不出算緡亦遣就斬之同臬首以徇諸郡中書令賀劭見後主兇暴驕矜信惑羣邪政事日弊乃上表極言而諫後主深恨以為謗毀國政嫌之既而劭忽中惡風口不能言求去職後主疑其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所劭無一言後主大怒燒鋸以截其頭家屬徙於臨海 劭字興伯會稽

山陰人以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惡於後主而與樓玄同見殺時年四十九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時鄆陽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一百丈其上四十丈有土穿輶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謂之石印相傳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堂巫言石印神有三郎歷陽縣長表言石印文發後主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言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省其印文詐以朱書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

予四世治太平始遂還以奏後主大喜曰吾當為九州都渚乎從太皇逮朕四世太平主非朕復誰遣使以印綬拜石印三郎為王又刻石銘褒詠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石室長十餘丈在所表為大瑞後主乃遣兼司徒董朝太常周處等往陽羨縣封禪國山大赦改元天紀元年以協石文

二年夏五月右國史徐陵亭侯華覈卒 覈字永光吳郡武進人起家為上虞尉以文學召入祕府數以便宜

利害事進諫愛民省役後主不納累遷東觀令領右國
史卒時年六十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兵
三千人

三年夏四月合浦部曲將郭馬反殺廣州刺史自稱交
廣二州刺史安南將軍初有讖云吳之敗兵起南裔亡

吳者公孫也後主聞之自文武職位有姓公孫者皆徙

廣州不令停江濱

案後主大帝孫亡國之應也聞馬反大懼此天亡也

秋七月以

張悌為丞相領軍師將軍率牛渚督何構滕循等總戎

自東道緣海向廣州以循為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

又使徐陵督陶濬等將兵七千會陶璜自西道向廣州

東西俱進共討郭馬

案吳志馬本合浦太守修先部曲督先死後部曲兵馬當分給馬等

累世舊軍不樂別離遂與何興王族吳述殷興等謀反以據廣州興攻蒼梧族破始興也八月建業

有鬼目草生工人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

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

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

觀案圖名鬼目草為芝草買菜為平慮草遂以為瑞封

狗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案千寶傳黃狗者吳之土運承

漢後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末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責賤懸殊即其天道精微之應也

冬十月晉軍來伐大將軍司馬佃侵涂中安東將軍王
渾揚州刺史周浚逼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入武昌平南
將軍胡奮入夏口鎮南將軍杜預過江陵龍驤將軍益
州刺史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等浮江東下陶濬等討郭
馬至武昌聞北軍大舉止而不進時後主不專政事耽
荒無度上流征鎮告變曾未為心日集公卿內外淫宴

皆令沉醉使黃門郎十人不預酒侍立為司過之吏客罷各奏其失酒後之愆罔有不舉並加威刑采宮女少有不合意者輒判殺之又料取大臣將吏子女十五六者具名揀閱揀閱不中乃許出嫁或生剝人面皮鑿人之目性酷虐多猜忌而任幸岑昏儉諛屠害無日尚書郎熊睦因諷旨微有所諫便使人以刀鐶撞殺之身無完膚侍中張友俊才辯捷以應答高致惡其有能以他事誅之左右側目衆情所苦上下離散晉軍已至無不

土崩瓦解者

四年春正月杜預等破荊州晉軍並進殿中親近數百人皆叩頭請曰今賊將至兵不起刃衆並離心願坐岑昏以謝天下後主始惶懼許之左右遂爭起收昏殺之尋遣追已不及戊辰陶濬自武昌奔歸見後主陳晉之蜀船小今得二萬精甲乘大艦拒之自足破賊皓授節鉞其夜衆逃散不能禁是月晉王渾周浚攻陷江西屯戍後主使丞相軍師將軍張悌右將軍副軍師諸葛靚

等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將軍孫震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謂悌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如悉益州之衆沿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戎備名將皆死幼騃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也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此衆心駭懼不能復整今宜及可用決戰

力爭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尅勝則北敵奔走
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勝也若如子計
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
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靚牽悌俱去悌不肯為晉軍所殺
二月王渾周浚等進屯橫江後主聞悌軍沒甚懼自選羽林
精甲以配沈瑩孫震等屯于板橋乙未乃自為書與舅何構
責已曰昔大帝以神武之畧奮三千士卒割據江南席卷交
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代至朕末德嗣守成緒不能安懷黎

元多為咎釁以違天命災暗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
亂征討未尅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其勞瘁比晨摧退而張
悌不返喪師過半朕甚惆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
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乃兵將背戰耳兵
之背戰豈怨兵耶朕之罪也天文玄變於上萬民憤歎於下觀
此事勢危同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朕所招也瞑
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竒謀飛筆以聞 構一
名植丹陽句容人文皇太后弟也后幼為太子和妃生後主及

和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后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撫後主及三弟後主即位尊為昭獻皇后尋改為文皇太后稱昇平宮己未晉龍驤將軍王濬總蜀兵沿流直指建業瑯琊王司馬伷帥六軍濟自三山遣周浚張喬等破吳軍於板橋瑩等皆遇害後主聞軍相次而敗惶迫乃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使太常張夔奉牋并進璽綬於伷曰昔漢氏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際會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晉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

煩六軍衡蓋道路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
含弘光大謹遣張夔奉所佩印璽委質請命惟垂信納惠濟
元元三月辛未後主遣羣臣書曰朕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
積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社稷傾覆宗
廟無主沒有餘罪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壬申
王濬舟師先至石頭後主以草縛銜璧昇櫬見濬於軍門濬
解縛焚櫬以禮相見癸亥晉瑯琊王伷會諸軍入自都城屯
太初宮收其圖籍府庫總領州郡戶口人吏兵糧舟楫音樂

采妓乙亥置酒大會安東將軍王渾酒酣謂吳人曰諸
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無難督周處曰漢末分崩三國
鼎峙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
色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父魴鄱陽太守處少孤未
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騎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里
患焉處聞之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
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何以為樂處問之答曰南
山白額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害處曰若此吾能除之

乃入山射殺猛獸又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人謂已死相賀處殺蛟而返聞鄉相慶始知人患已甚乃入吳尋二陸學問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遠耳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勵志有文思心存義烈言必思信剋已暮年

州府交辟仕為東觀令累遷太常出督無難

案晉書吳平後處入

洛遷廣陵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一朝決遣之轉楚內史俄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

小乃先之楚而郢新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乃教以教義又斂骸骨無主者收葬之然後就微遠近稱數連御史中丞副梁王彤征齊萬年於關西戰沒死撰語然三十篇及風土記集吳書未成卒三子玘靖禮皆事

東晉也

是歲建平太守吳彥聞皓不守以郡降晉 彥字

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才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初為通江吏時平南將軍薛琚仗節南征軍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相貌後當至此不足慕少起家為小將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挾刀跳躍

而坐上諸將懼而奔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

累遷建平太守

案吳錄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表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析為鐵鎖

斷江路及晉師臨壞沿江諸城望風降附或見攻拔彥守攻之上下晉軍退舍禮之及皓亡歸晉武帝拜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孫皓所亡瑩曰皓為君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愁恐各不自安敗凶之釁由此而作帝復問彥答曰吳王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何為亡彥曰天祿永終厯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在坐謂彥曰始為名將積有歲年茂爾無間竊所惑矣彥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帝甚嘉之位至長秋卿卒於官

夏四月遣使送後主於洛陽舉家西

遷以武帝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於洛陽甲午晉帝使

詔慰勞封為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粟五

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拜太子為中郎將

諸子為王者並拜郎中每朝會名後主預之常指殿謂

曰朕為此殿以待公久矣皓曰臣於江南亦作此座以

相待

案三十國春秋晉王濟嘗與武帝暮時濟伸脚在局下因問皓曰聞君生剝人面皮何也皓曰人臣

無禮於其君者則剝之武子大慙遽縮脚或侍宴武帝曰聞君善歌令唱汝歌皓應聲曰昔與汝為隣今為汝

作臣勸汝一盃酒願汝壽千春

後五年薨於洛陽塋河南芒山滕后自

為哀策文甚酸楚

案後主年二十二即位十六年三十八為晉所滅入晉為侯五年薨年

四十二子孫相承三代四帝起壬寅終于庚子凡五十九年七年在武昌五十二年都建業太初宮初大

帝黃武年中魏軍大舉文帝自至廣陵臨江朝廷危懼

乃召術人趙達筮之達布筮曰吳衰在庚子今賊無能

為帝問庚子遠近曰後五十八年帝笑曰朕憂當身不

及子孫也

案吳志達本河南人少好異用思精密知東南有王氣可以避難遂脫身渡江治九宮一

筮之術究其微旨是以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

隱伏無不中効謂太史丞公孫勝曰吾先人得此術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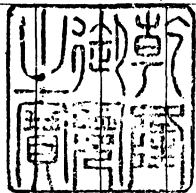
圖為帝王師至予三世不過太史郎勝求其法達曰今已亡及太祖即位今達筮在位幾年達曰漢高建元十

二年陛下倍之帝大喜後果如其言常謂知星者曰我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足下晝夜暴露望氣不亦勞乎帝

每問其法終不言及死間有書發棺求之竟無所得是時吳有皇家字休明善書中國不及嚴武于字于卿善圍棋時莫與對宋壽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妙動神明與太祖畫屏風誤落筆點因以為蠅帝以生蠅舉手彈之菰城鄭姬能相人知吉凶吳範占風氣劉惔明天官太一此八人世謂之八絕也 皓在位

天紀末有窺上國之心使太卜尚廣筮并天下得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入洛故皓以克平西北為事不備其亡時歲實庚子也永安二年三月有異童子年可六七歲著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畏問之答曰我癸惑星將有告爾曰三公鉏司馬如言訖昇天去漸遠若

足練自後五年蜀亡六年晉興至是吳為司馬如滅之
案吳大帝即王位黃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
合五百三十五年矣



建康實錄卷四